

恩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6 N.3 總 100 2026/08

推動文化宣教：採訪《恩福》主編陳宗清牧師 P.2
Advancing Cultural Missions: An Interview with
Rev. Grant Chen the Editor-in-Chief of *Blessings Magazine*

100期特別策劃：真道重建世界觀 P.5 - 16
100th Issue Special Feature: The Bible Reconstructs Worldview

在靜謐中尋找永恒，在裂縫中等候光照：
藤村真的藝術神學 P.19
Seeking Eternity in Stillness, Awaiting Light in the Cracks:
Makoto Fujimura's Theology of Art

落實神兒子的身份：
2026恩福家人退修會 P.34
Living Out Our Identity as Children of God:
The 2026 Blessings Foundation Family Retreat

100期



這代要對那代頌讚祢的作為，
也要傳揚祢的大能。(詩一四五4)

恩福

2026年8月 第二十六卷第三期 總100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 嫣
特約編輯 劉良淑
校對 田 玲
英文編輯 李晏戎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恩福網站: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雜誌網頁: 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Blessings

Vol. 26, No. 3, August 2026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Executive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Proofreading: Ling Tian
English Editing: Andrea Lee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4 (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6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陳永昌、陳惠琬、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蘇文峰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目錄 Contents

100期專欄 *100th Issue Special Column*

推動文化宣教：採訪《恩福》主編陳宗清牧師	2
Advancing Cultural Missions: An Interview with Rev. Grant Chen the Editor-in-Chief of <i>Blessings Magazine</i>	編輯室
感恩的話	4
Looking Back with Gratitude	劉良淑
100期特別策劃：真道重建世界觀	5 - 16
100th Issue Special Feature: The Bible Reconstructs Worldview	
「神聖」與文化使命：從「文化基督徒」之爭看中國基督徒的召命	5
“The Sacred” 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ulture: The Calling of Chinese Christians in Light of the Debate over “Cultural Christians”	木白
東方文化轉向的基督教世界觀	8
Toward an East Asian Turn in Christian Worldview Thinking	羅秉祥
基督信仰帶來世界觀的轉變	11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view	孫毅
終極照亮在此：從潘霍華「四大天職」反思中國家庭教會的整全見證	14
The Ultimate Illumination for the Here and Now: Rethinking the Holistic Witness of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hrough Bonhoeffer's Four Mandates	約書亞
獻給100期：感恩和祝福	17
Celebrating the 100th Issue: Gratitude and Blessings	恩福家人/恩福之友
站在學術與教會之間	封底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the Church	程嬌兒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在靜謐中尋找永恒，在裂縫中等候光照：藤村真的藝術神學	19
Seeking Eternity in Stillness, Awaiting Light in the Cracks: Makoto Fujimura's Theology of Art	基甸
「聯合而效法的救贖模型」：十字架治愈人心的方式（2之1）	23
A Unitive-Transformative Model of Atonement: The Healing of the Human Heart through the Cross (1/2)	戴永富
信仰與陣營：論宗教衝突中的神學錯置與屬靈分辨	27
Faith and Factionalism: Theological Distortion and Spiritual Discernment in Religious Conflict	徐肇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從此不再孤單：華語神學共同體的形成	31
No Longer Alone: The Formation of a Chinese-Language Theological Community	李晏戎
落實神兒子的身分：2026恩福家人退修會	34
Living Out Our Identity as Children of God: The 2026 Blessings Foundation Family Retreat	程嬌兒

推動文化宣教：

採訪《恩福》主編

陳宗清牧師

編輯室

摘要：適逢《恩福》雜誌出版100期，特別刊登主編陳宗清牧師專訪。他回顧自2001年雜誌創刊以來的異象、特色與挑戰，分享創刊初心在於培育兼具信仰深度、學術素養與文化視野的華人基督徒人才，並透過文字事工促進信仰與文化的對話。

Abstract: To mar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100th issue of *Blessings Magazine*, this special interview features its editor-in-chief, Rev. Grant

Chen. He reflects on the vision, distinctive character, and challenges of the magazine since its founding in 2001. He explains that the magazine was established to cultivate Chinese Christian leaders and scholars who possess spiritual depth, academic rigor, and a broad cultural perspective, while fostering meaningful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e through its publishing ministry.

問一：2001年7月1日您成為恩福基金會的會長，當時為何有負擔創立《恩福》雜誌？

恩福基金會雖然在1994年就已經成立，但是在2001年上半年之前，我們並沒有一位可以帶領機構的全職同工。然而在恩福創立時，我已經從神領受呼召和感動，盼望華人教會能在這個世代培養一群靈命深厚、具有遠見、又有學術涵養的基督徒學者，可以和這世代的菁英對話，掃除華人文化接受福音的障礙。因此我就任會長之後，便覺得恩福必須出版雜誌，讓我們所支持的人才寫作發表的園地。

在1994年恩福第一期的《通訊》上，我具體提到，恩福想要培養華人教會中的護教學者、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過去二十幾年來，有好些恩福家人的確在中國的學術界與非基督徒學者有過極具意義的對話與

交流。而透過《恩福》雜誌，可以與讀者分享這些人才的研究心得。

從另一方面而言，《恩福》並不是一份學術刊物，它的目的是要喚醒華人教會對培育這方面人才的重視。因為上世紀70至80年代，華人教會幾乎很少注意此事。這份雜誌要兼顧文章的深度與表達的順暢，在文字上要拿捏得合適，這實在不容易。

問二：2001年《恩福》雜誌創刊時，北美華人教會界文字刊物的氛圍如何？

當時北美華人教會已經有好幾種刊物廣為流傳。最早是《中信月刊》，不久有《使者雜誌》、《今日華人教會》，後來有《海外校園》、《大使命雙月刊》、《傳揚》、《飛揚》、《生命季刊》等。當恩福要出版一份新的雜誌時，所設定的方向是以探討信仰與文化

的關係為主軸，包括中國傳統文化、西方與現代的文化潮流對基督教帶來的衝擊，及從信仰的角度當如何回應。

恩福當時人力很單薄，所以最初董事們幾乎都不看好，以為很難持續。但在神的恩典與保守之下，我們在艱困的環境中堅持下來。我2001年7月就任會長，10月就出了《恩福》雜誌創刊號。剛好那年發生震動全世界的911事件，我們便將雙子大樓被撞擊的圖片放在封面，我也為此撰文。那期只有24頁，我的妻子劉良淑擔任執行編輯，從寫作、改稿、編輯、打字、美編，直至找印刷廠、發行所等，一手全包。

問三：《恩福》雜誌與北美其他華人基督教雜誌有何不同？它的特色與使命為何？

其他華人教會界的雜誌主要內容是介紹信仰、生活見證、靈性栽培、教會事工、宣教挑戰等，可以說是以講述現象為主。然而《恩福》雜誌著重的是思想性的探討。

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文化最底層的結構是世界觀，所以在《恩福》雜誌中，我們盡量從聖經的世界觀來切入，由此透視、批判時代議題。無論是科學、社會、哲學潮流、文化趨勢，我們都加以抽絲剝繭，分析到最底層的世界觀預設。

問四：《恩福》雜誌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是什麼？

所有的挑戰中最難的，是找到合適的作者。因為稿件必須是經過詳實研究得出的結果，而一般的基督徒學者不見得有時間為我們寫作；有些學者文筆又過於艱澀，不適合廣

大讀者。所以我們很難定下主題，只能就收到的稿件來作編輯。由於人力不足，財力有限，且受制於篇幅，我們的美編只能簡單配合，無法達到理想。

雜誌的推廣本來就很難，要靠訂閱維持事工幾乎不可能，所以《恩福》雜誌並不期待有收益，純粹是為華人教會作奉獻；這對恩福機構的經費可說是一個重擔。近年來新媒體蔚為風潮，讀者的閱讀習慣有所改變，不少有影響力的雜誌紛紛停刊。這些都對《恩福》雜誌帶來挑戰。

問五：華人教會對《恩福》雜誌有什麼評價？它怎樣幫助華人教會面對時代課題？

98期的《恩福》刊登了一位讀者的文章，開頭說：「《恩福》雜誌已經伴隨著我近二十年。我深愛這份雜誌，因為我所關心的文化議題，是教會內很少講的。這份刊物橫跨中西，

貫穿歷史，極大地拓寬了我的視野和心胸。」

近日我去一間教會講道，主任牧師搬出一堆《恩福》雜誌，說他每期都認真閱讀，而且收藏。一位知名機構的領袖在給恩福的奉獻中附了一張短簡，說他平日很忙，而《恩福》無異在幫

他讀書。有位老弟兄，女兒來家幫忙整理，丟了一堆舊物，他發現自己收藏的《恩福》雜誌也被丟了，趕緊去垃圾桶裡搬回來。

這些例子讓我們知道，《恩福》雜誌的確幫助了一些喜好思考的肢體和教會領袖，讓他們更懂得信仰該怎樣去應對時代。✚



感恩的話

劉良淑

摘要：前任執行編輯劉良淑回顧22年編輯《恩福》雜誌的歷程，分享從創刊初期的人力不足，到逐步建立作者群的點滴，見證神在文字、翻譯和編輯事工上的恩典與帶領。值此百期之際，滿懷感恩，回望服事歲月。

Abstract: Liangshwu Liu, former

executive editor of *Blessings Magazine*, reflects on her twenty-two years of editorial service. She recalls the shortage of staff and contributors during the magazine's early years, as well as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a wider community of writers. Her account bears witness to God's grace and guidance throughout the magazine's writing, translation, and editorial ministry.

「你真的要辦雜誌？」我一臉愕然，看著神情堅定的先生——恩福新任會長。那個時代文字界流行一個笑話：「你要害誰，就叫那人去辦雜誌。」在從事學生事工時編了幾年《校園》雜誌的我，深知這不是件簡單的事。

在會長的心目中，這份雜誌要有彩色的封面、精湛的內容、生動的文字。身為恩福的主要同工，我義無反顧，只能硬著頭皮頂上去。自知才學不足，但作執行編輯還可稱職。沒想到竟一直編了88期，才歇手換人。不是我能，實在是神恩手托住。

回顧編雜誌的22年，在找作者方面，從起初的鳳毛麟角，到恩福畢業生增加之後逐漸寬裕。早期的恩福家人，包括李靈、謝文郁等人定期寫稿，貢獻良多。邀來的稿件常需要我像打扮新娘似地逐字逐句修飾，我發現神為了這份雜誌給了我改稿的恩賜。

從一開始，我們便定下雜誌的封底文要對應主要文章的策略；而寫這些短文的活兒也落在我身上。從不知道怎樣找靈感、下筆、結尾，需要主編幫忙，到後來能獨當一面，都是神的恩典。

主編陳宗清牧師在44期之前幾乎每期寫首篇。45期之後，他雖不再經常親手寫稿，卻仍是這本雜誌的靈魂。他需要經常閱讀大量書

報，留心文化潮流，注意可邀約的作者，決定每一期的重要內容。這也是他日常事奉的重點。可以說，這份雜誌驅策著他不斷反思全球狀況，提高屬靈眼界。這亦是神奇妙的作為。

從45期開始，陳牧師要求我作書摘。由他挑出最新出版、有關文化議題的書，我來整理成文。這是個頗大的工程，而神給我的翻譯和編輯恩賜在其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我原是個不太會主動去涉獵思想書籍的人，卻也因此得到進步的空間，感恩不盡。

其實，編輯《恩福》雜誌只是我平日工作的一部分。由於同工有限，我身兼行政主任、會長秘書、出版總監、通訊主編、同工關懷、神學生聯絡等角色，真正用在雜誌的心力只勉強足以撐住每季的出刊。但在新媒體的時代，若要一份期刊產生影響力，這是遠遠不夠的。感謝神，2023年帶領程媽加入恩福團隊，專職文字事工。她更新風格，改進雜誌網頁，每週推送好文給線上讀者，今年還增加了雜誌的頁數；期待未來她還有更多的發揮。

在《恩福》雜誌出版100期之際，謹以此寥寥數語略表感恩之心。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100期特別策劃

真道重建
世界觀「神聖」與文化使命：
從「文化基督徒」之爭看中國基督徒的召命

木白

摘要：本文以上世紀90年代「文化基督徒」爭論為線索，以羅秉祥與劉小楓為代表，探討神聖觀在中國基督徒文化使命中的意義。羅強調，神學必須扎根於聖經、教會生活與敬虔操練；劉則主張，基督信仰應突破教會邊界，在漢語思想與公共文化中重新表達，以回應現代中國的精神困境。作者認為，這場爭論揭示了中國基督徒今日仍需面對的雙重呼召：既在敬拜中歸向上帝，也在文化中忠心見證，從而使「神聖」成為兼具屬靈深度與公共關懷的生命實踐。

Abstract: Taking the 1990s debate over “Cultural Christians”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citing Lo Ping-cheung and Liu Xiaofe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acred for Chinese Christians’ mission in culture. Lo emphasizes that theology must be rooted in Scripture, the life of the church, and practices of devotion. Liu argues that Christian faith must speak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church and be articulated anew within Chinese-language intellectual discourse and public culture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of modern China. The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is debate reveals a dual calling that Chinese Christians still face today: to turn toward God in worship and to bear faithful witness within culture, so that “the sacred” may become a lived reality marked by both spiritual depth and concern for public life.

從漢語神學之爭看「神聖」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圍繞「文化基督徒」與漢語神學運動，華人教會與學界展開了一場重要爭論。¹表面上，這場爭論討論的是身分與方法：什麼樣的人可以談神學？什麼樣的神學才算真正的基督教神學？但更深一層，它所觸及

的是一個今天仍然迫切的問題：當基督信仰進入中國文化與知識世界時，「神聖」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場爭論發生在一個特殊時刻。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方面經歷思想解凍、市場擴張與學術復甦，另一方面也持續承受政治高

壓。八九之後，大陸地區公共空間收緊，但知識界對宗教、倫理與終極意義的興趣並未消退。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基督教研究重新進入中國思想視野。值得注意的是，這股復興並非首先從官方教會體制內部開始，而更多是在大學、出版社和研究機構中生長出來的。對不少中國知識人來說，基督教首先不是一個歸屬的教會身分，而是一種能夠回應現代危機、道德真空與精神焦慮的思想資源。

劉小楓、何光滬、卓新平等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倡導並推動漢語神學。若按較嚴格的界定，所謂「文化基督徒」，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基督認信取向與基督宗教情懷的神學研究者。²他們主張，那些曾被政治意識形態壓制、被視為落後或危險的基督教傳統，恰恰可能為中國文化和社會提供重要啟發。³關鍵不只是

翻譯西方神學，更是在漢語世界中重新表達基督信仰，使中國語言本身成為承載啟示與見證真理的媒介。對他們而言，基督教不應只是教會內部的語言，也應進入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和歷史意識之中。

但問題隨之而來：如果神學主要發生在學院之中，而不是教會之內，它還能保持真正的基督教特質嗎？

教會與文化之間：神聖觀的張力

羅秉祥對此提出了質疑。作為一位深受浸信會傳統塑造的神學家，他並不否認文化基督徒的貢獻，卻擔心神學促成一種脫離教會生活、聖經根基和屬靈操練的神聖觀，最終只會變成對上帝的知性討論，而不是對上帝的真實認識。他那句廣為人知的批評，直到今天仍值得思想：有些人「熱愛神學，但不一定熱愛神」；⁴上帝成了研究對象，卻未必是敬拜、

順服和禱告的主。

羅秉祥的關切並非保守反射，而是關於神學本質的追問。對他而言，神學不是普通的人文學科，其固然需要嚴謹的研究、歷史知識和思想分析，但它首先是信仰群體對所信之神的理解與回應。做神學的人，不僅要會討論教義，也應活在敬拜、禱告、團契與服事之中。若離開這些，神學就很可能剩下「神聖」概念，卻失去生命。對羅秉祥而言，「神聖」首先不是一種文化氣質，而是人與神之間真實、具體、持續的關係。



不過，羅秉祥並不是要把神學鎖回教會內部。他也有強烈的文化負擔。他相信，真正的敬虔不會使人遠離社會，反而會推動基督徒進入公共領域作見證。因此，他呼籲香港教會神學家積極參與漢語神學運動，通過講

學、出版、研究和跨界合作，把基督教思想帶入中國知識界。⁵在他看來，教會神學與人文學術並非彼此取代，而可以彼此配搭：前者守護信仰的根基，後者開拓公共對話的空間。文化使命若沒有敬虔作根基，就容易失焦；敬虔若沒有公共表達，也容易收縮。

劉小楓的關切則不同。他發現，中國知識界對基督教的拒絕常常來自兩方面：一方面，現代知識人嘲笑在科學與理性的時代相信基督已經過時；另一方面，民族主義者伸張中國人不該信奉一位外來的神。因此，在他看來，漢語神學真正要回答的，首先不是教會內部如何界定邊界，而是基督事件如何在中國語言與思想中被重新言說。⁶問題不是誰更正統，而是誰能使中國知識人聽見福音的思想力量。

因此，劉小楓特別強調「神聖」的超越性與上帝之愛的普遍性。在他看來，基督教之所以獨特，不只是因為它擁有某種制度性的教

會結構，更因為它見證那位超越世界、卻又憐憫並愛世人的神。正是這份神聖之愛，使基督信仰有能力進入文學、哲學、歷史與倫理，照亮人的存在處境。相比於羅秉祥強調「向神而活」的敬虔根基，劉小楓則更強調「向文化而去」的思想使命。

敬虔與使命之間：尋找神聖整合

更進一步說，劉小楓堅持與制度性教會保持距離，並非只是學術姿態，也帶有現實處境的考量。在當代中國政治環境中，任何帶有組織性、宗派性或跨國網絡色彩的宗教行動，都更容易引起官方警惕。若漢語神學過早被視為教會擴張或海外宗教影響的一部分，本已有限的思想空間可能迅速收緊。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基督徒對「非教會性」的強調，不完全是靈性上的冷淡，也是一種在現實壓力下求生存的策略。它當然付出了代價，但這個代價不能脫離當時的政治處境來評判。

今天回頭看，這場爭論最有價值之處，也許不在於誰對誰錯，而在於雙方都講明了基督教真理觀的一面。羅秉祥提醒我們：離開聖經、敬拜、禱告和教會生活，神學就容易淪為高明卻失重的文化評論。劉小楓則提醒我們：若神學只停留在教會內部，它就難以觸及中國社會與知識世界最深的困惑，也難以在公共文化中發出真正有分量的聲音。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在兩者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而在於如何重新理解「神聖」的意義。「神聖」既不是從世界中抽身退隱，也不是將信仰消解為可供文化消費的資源。就基督教而言，神聖一方面意味著分別為主，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順服召命進入世界；既是在敬拜中歸向上帝，也是在歷史處境中為主作見證。真正的

聖潔，不是對文化的拒斥，而是在不向文化妥協的前提下，勇敢進入文化，並以福音更新文化。這也正是恩福過去三十年來文化宣教使命始終所指的方向。

筆者認為，中國基督徒今天真正需要的，不是簡單站在羅秉祥或劉小楓的一邊，而是在兩者的張力中學習更成熟的整合：在教會中被塑造，在文化中作見證；在敬拜中認識神，在研究中服事人；既忠於信仰共同體，也認真面對國人的歷史經驗與思想處境。只有這樣，「神聖」才不只是一個宗教詞匯，也不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成為一種有根、有光、有見證力的生命方式。✚

註：

1. 關於「文化基督徒」的起源，參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文化基督徒：現象與爭論》（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

2. 溫偉耀，「神學研究與基督宗教經驗——一篇嘗試為漢語神學研究者定位的學術報告」，載於《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頁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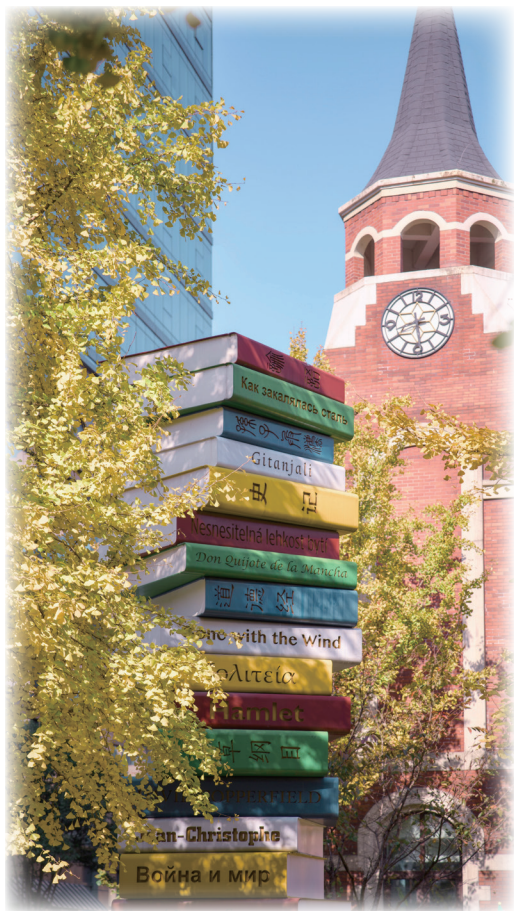
3. Alexander Chow,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1–3.

4. 羅秉祥，「中國亞波羅與香港神學界之九七危機」，載於《文化基督徒：現象與爭論》，1997，頁98；原載於《時代論壇》，1995。另見羅秉祥，「敬答批評者」，《文化基督徒》，頁200–10。

5. 羅秉祥，「中國亞波羅」，頁105；「大學還能出什麼好的神學嗎？」《大學與基督宗教研究》，羅秉祥、江丕盛編（香港：中國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2），頁387–89。

6. 劉小楓，《漢語神學與歷史哲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75。

作者為旅英學人。



東方文化轉向的基督教世界觀

羅秉祥

摘要：本文介紹瑟尼世界觀思想的轉變：從重視理性命題，轉向強調人心、委身、敘事與生活實踐。作者認為，這一轉向更有助於與東亞文化對話，並為建立兼具信仰深度與生命陶造的華人基督教世界觀提供重要啟發。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James W. Sire's understanding

of worldview—from an emphasis on rational propositions to a fuller account centered on the heart, fundamental orientation, commitment, narrative, and lived practic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shift creates greater possibilities for dialogue with East Asian cultures and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a Chinese Christian worldview marked by both depth of faith and whole-person formation.

四十多年來，瑟尼（James W. Sire）始終致力於推廣世界觀思維。《隔壁的宇宙：世界觀基本指南》（*The Universe Next Door: A Basic Worldview Catalog*）初版於1976年，他一直在修訂及擴充其內容，現已出版第六修訂版（2020）。這書很受歡迎，被一百多所大學與學院選作教材，累積賣出40萬冊；50年來，一直在熱銷中，已經翻譯成19種語言。¹

一本世界觀暢銷書的變化

這本書在初版時分析了七個世界觀：基督教神觀、自然神論、自然主義、虛無主義、存在主義、東方汎神一元論、新紀元。在之後的修訂版中，他先後增加了：後現代主義、伊斯蘭神觀。對於每一種世界觀，他都以七個問題來分析：

1. 何謂終極實在？
2. 外在實在（即我們所處的世界）的本質為何？
3. 人的本質是什麼？
4. 人死後的歸宿是什麼？
5. 人類知識何以可能？
6. 我們如何判斷善惡、是非？
7. 人類歷史具有什麼意義？

世界觀就是由對這七個問題所作回答的命題所組成。無論是人文學科、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很多學生與學者因此懂得從信仰角度思考自己所學領域，及大學流行的各種思潮。

但慢慢地，瑟尼發覺他原先對世界觀

的理解（命題式的理性思維）有問題，因此另外出版了一本書《命名大象：世界觀這概念》（*Naming the Elephant: Worldview as a Concept*），初版於2004年，並在2015年出了增訂版。²最明顯的改變是他對世界觀的定義有重大修訂。1976年開始，他認為「世界觀是一套我們所持有的基本預設（亦即若干可能真實、部分真實，或全然錯誤的假設）。這些預設可能是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一貫或不一貫地持守的，它們表達了我們對世界基本構成的根本理解。」

超越理性主義來看世界觀

然而，從2004年開始，瑟尼對世界觀有一個新定義：「世界觀是一種委身，是一種內心深處的根本取向。它可以藉由一個敘事，或一套基本預設（亦即若干可能真實、部分真實，或全然錯誤的假設）來表達。這些預設可能是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一貫或不一貫地持守的，它們表達了我們對實在界基本構成的根本理解，並成為我們生活、行動和存在的根本依據」（頁141）。對比舊定義，新定義增加了以下新元素。

1. 心

舊定義將世界觀完全定位在理智層面：它是一種認知結構、一套觀念、一組命題。新定義則將世界觀定位在人心；按聖經的用語，「心」將理智、意志與情感統一為一個完整的人格中心。瑟尼採納了大衛·諾格爾（David

Naugle) 的洞見：諾格爾論證了舊約希伯來文的 *leb/lebab* (心) 與新約希臘文的 *kardia* (心) 所描述的，是整個內在人格，而非僅僅是理性思維或情感。在聖經用語中，「心」在人生活中的關鍵角色相當於現代人「世界觀」的角色。³

2・基本取向

「從根本而言，世界觀是一種前理論性的 (pretheoretical) 存在，它位於意識層面之下。它從一個通常不為意識所觸及的深層領域，引導著人的意識活動。……我們通常是藉由自己的世界觀來思考 (think with our worldview)，並因著自己的世界觀而思考 (think because of our worldview)」 (頁143)。這個基本取向框架，並非由一組認知命題構成，也非完全由理性決定。



3・委身

「我認為，人只要活在世上，就必然懷抱某種宗教性的終極委身，並依據這份委身來生活。這份委身的本質，支配著一個人整體生命的性格與人生方向。它通常潛藏於意識之下，但透過自我反思，可以被帶入意識層面」 (頁144)。「委身」一詞進一步表明，世界觀不只是一個命題式知識框架，更是一種人生取向，是塑造渴望與嚮往的源頭，而不僅僅是看法或意見。

4・敘事

原定義讓世界觀聽起來好像只能以抽象的命題主張來表達 (上述那七個問題的答案)。瑟尼逐漸認識到，不少世界觀主要是藉敘事來承載的；聖經中的世界觀就是如此。瑟尼並非以敘事取代命題，而是說兩者都是表達同一深層世界觀的方式，而且常常是互補的。

5・並成為我們生活、行動和存在的根本依據

這個新增加的部分顯示，瑟尼刻意呼應

保羅所說「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於他」 (徒十七28；和修)。這裡包含兩個關鍵要素。第一，它表明世界觀不只是描述性的框架，更是關乎人生存的定錨點，是一個人行動、抉擇、受苦與面對死亡時所立足的根基。第二，它隱含了行為的維度：因為世界觀是人賴以生活行動的根基，所以行為是揭示並構成一個世界觀的一部分。原先的定義只重視思想，對行為隻字未提；新定義則清楚說明，世界觀乃在生活中顯現自身，而不只是停留在理性思想中。瑟尼深知人的言行不一，真正主導

我們人生的世界觀與我們掛在嘴邊的世界觀可能是兩回事；不單人及社會如此，教會也如此 (頁152-153)。因此，瑟尼對之前的七個問題增加了第八個：「與每種世界觀相呼應，有哪些能夠定向人生的核心委身？」 (頁154-55)

簡言之，瑟尼承認理性護教學的限制。「我們不應輕易認為，僅憑一些簡單的論證——甚至是最精密、最嚴謹的論證——就能將一個人的某項預設從其在生命中所發揮作用的位置移除。當我們看到一個人的世界觀發生改變時，我們更傾向將此稱為歸信，而不只是單純的改變想法」 (頁156)。

提供與東亞文化對話的橋樑

據說瑟尼生前承認他原先對世界觀的分析框架，用來分析東方思想並不合適。筆者認為，這個對世界觀的新定義則打開了與傳統中華文化思想對話的門。

1・心

漢語這個「心」字，與聖經用途一樣，包括知情意三方面。心學，是新儒家及佛學的中心關懷。把命題式的世界觀溯源至更深的人心，擺脫理性主義，比較符合華人的胃口；以冷冰冰的邏輯及理性論證來建立命題真假，不是儒釋道的真正關懷。對於“reasonable”的理解，華人與西方明顯不同，如我們經常使用的

語言：合情合理、通情達理、情理之中、情理交融、情至理明、於情於理。傳統華人思想從不是西方式理性主義，因此我們還會說：不近人情、人之常情、情有可原。

2．基本取向

世界觀是前理論性的，位於我們意識層面之下，這個進路就方便與華人思想接軌。台灣幾十年前就興起一個「本土心理學」熱，至今仍然持續，因為他們發覺華人的思考及行為方式與西方人不一樣。

3．委身

瑟尼所談的終極委身當然是終極關懷的表達，而儒釋道思想也當然都各自有其終極關懷。我們經常說的「安身立命」，就與這個終極委身有關。

4．敘事

在中國大陸內生活的一些人，受洗腦後的世界觀就是一些宏大敘事：五千年文明、百年恥辱、中國夢、偉大民族復興、東升西降。某些台灣及香港人的世界觀，也各自有其宏大敘事。

5．並成為我們生活、行動和存在的根本依據

有些人稱儒釋道三家思想都是「生命的學問」。若用「哲學」來理解儒釋道思想的話，中國哲學最強的就是人生哲學；西方的人生哲學相形失色。

意境是華人世界觀的特色

愚見以為，強調理性的命題式世界觀分析（如瑟尼的《別有洞天》）不太適合東亞人胃口，因為缺乏意境及人生境界；瑟尼提出來的八個問題並不足夠。儒學、道學及佛學之所以有長久的吸引力，就是因為作品中散發出一種超越文字本身的無限聯想與哲理感悟；透過有限但有意境的文字，喚起無限及難言之意。例

如林語堂的回歸基督，不是因為折服於基督教世界觀比儒釋道世界觀更優越，而是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心靈相遇。⁴

還有不少當代華人願意接受傳統文化的薰陶，例如在中國大陸有于丹帶來的論語熱、《意公子》及《致遠書香》視頻節目的大受歡迎、近年流行的王陽明熱等；在台灣，蔡璧名教授帶動了莊子熱、暢銷作家吳若權把佛經人生智慧融入靈性探索及心靈療癒的文字等（他們的視頻節目都至少有幾十萬人點看）。華人教會要建立的基督教世界觀，必須超越西方的命題式模型，務求讓世界觀成為「生命的學問」，不單滋潤人的理性，還必須滋潤人的心靈，陶造人的生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嚮往向高處行。筆者在2024年一篇文章的結尾處呼籲，為了建立華人的本土靈修學，我們需要發展基督教心學；⁵ 本文繼續這個呼籲，但卻是為了建立本土的華人基督教世界觀。✚

註：

1. 雅各·瑟尼著（James W. Sire），黃漢森、姚錦榮譯，《別有洞天》，國際種籽出版社，1999。

2. James W. Sire, *Naming the Elephant: Worldview as a Concept*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VP Academic, 2015).

3. 限於篇幅，無法在此文舉出經文例證；參David Naugle, *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2), pp.267 – 274。除了更合乎聖經，諾格爾之所以以心取代理性，因為他否認「有一種中立的、科學的理性，可以作為通往確定、客觀且普遍共享結論的途徑」（頁22）。

4. 林語堂著，謝綺霞譯，《從異教徒到基督徒》，西安，陝西師範出版社，2004。

5. 羅秉祥，〈從心靈雞湯到心靈重塑——中華思想與基督信仰的互動〉，《恩福雜誌》，2024年7月，頁20 – 25。

作者為美國富勒神學院斯特芬伉儷中華研究講席教授暨中華研究中心主任。



基督信仰帶來世界觀的轉變

孫毅

摘要：本文藉著初代教會門徒從期待「復興以色列國」轉向委身於神國使命的經歷，說明基督信仰所帶來的世界觀更新。今日信徒同樣需要在真道與聖靈的光照下，不斷更新眼光，以神國的視角理解世界、教會與自身使命。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early disciples, who moved from expecting Jesus to “restore the kingdom to Israel” to

committing themselves to the miss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view brought about by Christian faith. Believers today likewise need to have their vision continually renewed through the Holy Spirit’s illumination of God’s Word, so that they may understand the world, the church, and their own mi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d’s kingdom.

「世界觀」這個概念是十九世紀以來開始流行的，基本含義是指人們對其生活世界的基本態度與整體看法。其實在哲學家們提出世界觀這個概念之前，聖經已經清楚地描述出不同人群對這個世界或者國度的看法。

門徒之世界觀轉變的含義

在使徒行傳一章6至8節，復活的耶穌在升天前與他的門徒告別的時候，那些門徒們還在抓緊時間問他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門徒們在耶穌離別之際所問的這問題，反映出他們所關切之世界觀的中心，這中心就是「以色列國的復興」。復興不僅讓以色列國擺脫羅馬帝國的統治，更讓世界上的列國因此帶著景仰及禮物湧向這個世界的中心——耶路撒冷。這個國家的復興既是彌賽亞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也是他們人生之價值與意義的所在。

耶穌沒有直接否定門徒的問題，而是從正面回應了他們。他要門徒們不要離開耶路撒冷，因為他們所期待的那國的復興馬上就要來到了；並且無論是那國的臨到（聖靈的普

降），還是那國的最終實現（耶穌的再來），這些日子都不是他們能夠知道的，只需要安心預備與等候；在此期間，這復興的國將要廣傳，直到地極。當耶穌再次回來的時候，那國就要最終完成。

使徒行傳隨後對五旬節事件的記錄表明，門徒們不僅遵守了耶穌給他們的指示，也理解了耶穌給他們的解答。彼得清楚地將聖靈在眾門徒身上的臨現看作是末後時代耶穌為君王的那個國已經臨到了：「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徒二36）。門徒彌賽亞觀念的轉變，是門徒世界觀發生轉變的核心。

因此在五旬節之後，門徒們的世界觀確實發生了轉變。他們現在世界觀的中心是神的國，就是復活的耶穌為

君王的那個神的國；他們願意一生為這位復活的耶穌、這位已經在父的右邊登基為君王的耶穌來作見證，直等到他再來。在他回來之前，這個國要傳到地極，如此在這個國中不僅有猶太人，還有外邦人。這是一個把各個族群都包含在內、向每個方向都要延伸到地極、涵蓋了





整個天下的普世之國。使徒行傳以保羅到達羅馬作為結束，藉此傳遞出一個指向：既然這國的使者已經到達了外邦世界的中心，這國的福音就一定會達到地極。

作為世界觀轉變的一種表現，門徒們隨之就用一種新的群體生活樣式——即教會生活——來回應這個國的來臨：「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徒二42）。一個所有類別的人都可以加入、可以共同生活的共同體，彼此為弟兄姊妹的大家庭，就是這個國已經臨到這世界的表徵。

門徒之世界觀轉變的源頭

門徒們世界觀的轉變不單意味著他們觀念層面的轉變，同時意味著他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發生了重大變化。這變化就是：隨著聖靈的降臨，神的國已然來到這個世界中，並且在持續擴展之中。用今天哲學語言來表達世界的這個變化就是：浸透於這個世界的精神（spirit）、理念或價值觀念（屬靈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世界的這種變化很難直接促成門徒世界觀的轉變；除非神的道及神的靈能夠進入到人心之中，才能真正帶來他們世界觀的改變。

按照路加福音的記載，復活後的耶穌在升天前，在地上停留了四十天，多次向門徒們顯現，向他們講解摩西律法、先知書與詩篇，「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路二十四45～46）。耶穌講解聖經的目的，就是要證明彌賽亞一定會受害，闡明受苦的彌賽亞觀。但受害並非結束，三日後彌賽亞要復活。路加兩次強調復活的耶穌給門徒講解聖經，可見耶穌的受死與復活，是如此巨大地衝擊門徒的彌賽亞觀念，以至如果不是復活的耶穌親自給他們講解，來改變他們的彌賽亞觀，他們既不可能理解耶穌的復活，也不可能由此理解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更無法洞悉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概括來說，當年門徒們經歷世界觀的轉變，源於三層面的因素。首先，因著耶穌被釘十字架，門徒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機與生命絕望，懷疑自己一直以來所堅持的信念，懷疑他們所認定的這位彌賽亞是否真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其次，復活的耶穌親自向他們解釋聖經，解釋先知們對彌賽亞的預言，在觀念上轉變他們的彌賽亞觀，從而帶來一種認知與觀

念層面的轉變。第三，聖靈的光照，再次激發起他們要為復活的耶穌作見證的熱情，以此完成了新生命的整合。

如果第一層面因素只是讓門徒們陷入危機中，那麼後兩個層面的因素正是讓他們走出生命危機的原因，並且因此是他們世界觀轉變的源頭。換言之，經過聖靈光照的聖道是人生轉變、同時也是人世界觀轉變的真正原因。經歷過聖靈將聖道光照在人心中這樣寶貴的工作，人對世界的觀念及其態度才可能發生轉變；人才有可能對所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有真正的認識，從而形成能夠反映這個世界之真實樣貌的世界觀。

今天門徒之世界觀的轉變

第一代門徒生命所經歷的，我們這些後來的耶穌基督的門徒也都要經歷。生命轉變的重要體現就是世界觀的變化。而從第一代門徒的經歷來看，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其世界觀轉變的核心就是彌賽亞觀的轉變。在沒有發生這種轉變之前，我們雖然已經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但我們的彌賽亞觀仍然可能還是成功的彌賽亞觀，追隨他的目的就是要以他的名成就大事，就是要「復興以色列國」。這種成功的彌賽亞觀是我們舊有生命的本性使然。

其實，若沒有耶穌親自用他被釘十字架及其復活的事件來詮釋先知的預言，人們在此世能夠擁有的最崇高理想就是振興自己的祖國，復興自己所生於斯、養於斯的那個族群或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在今天的世界中，愛國主義（國家主義）會如此流行，甚至成為人們生命中的最高價值。就算在基督徒中間，基督教國家的理念依然是一個重要的理想與追求目標。如果我們把「以色列國」換成自己所在的國家，今天的門徒是否也會問出當年門徒們所問的那個問題：「你復興某某國家就在這個時候嗎？」

當年朱熹將《大學》中的「治國平天下」當作是儒家工夫論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時，不知他是否能夠明確地說明「國家」與「天下」的區別。至少從今天所流行的中國傳統觀念來看，主流觀念仍然將「天下」理解為中華民族所統一的天下，就如當年秦始皇統一了當時六

國所呈現出來的天下一樣，只不過現在是一個更大號的中華帝國，天下已經從當年的中原地區延展到整個地球的表面。如此意義上的「平天下」之理想便成為今天很多中國人的理想。人們嚮往著中國再次居於世界的中心，渴望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在這一代成為現實。這種世界觀甚至可能潛在地成為很多中國基督徒的理想，期待著中國能夠替代西方國家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基督教國家。不言而喻，這些基督徒與其他中國人在如下這點上是共同的：即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國家中的老大。

若不是耶穌基督親自地將他的話語（詮釋）藉著聖靈的光照進入我們的心中，我們很難從上述的世界觀中轉變出來。就算我們已經成為基督的門徒，我們也可能只關心個人靈魂的得救，而仍然生活在這舊有的世界觀中。然而，真道的大能就體現在，一旦當它進入人們的心裡，人們的世界觀就會因此轉變。這種世界觀的轉變是以對耶穌基督的重新認識為基本前提，即，認識到他的國乃是以他的受死及復活為基本前提。這意味著，這個國的擴展不是靠武力的征伐，而是靠他在十字架所展現出來的不計代價的愛。耶穌的復活帶來對死亡與罪的審判，他的國帶來永久的平安與和平。

基督信仰並非限於為我們提供一張將來可以讓靈魂進入天國的門票，只與我們個人的靈魂以及靈魂將來的去處有關；它同時也是一種世界觀，當我們還生活在此世的時候，就可以轉變我們，讓我們以他為君王、以他的國為中心來看這個世界，讓我們更真實地認識這世界，認識耶穌基督在這世界的掌權。✚

作者在北美從事神學教育工作。



終極照亮在此： 從潘霍華「四大天職」 反思中國家庭教會的整全見證

約書亞



摘要：本文肯定中國家庭教會在苦難中形成的末世盼望、教會論與受苦傳統，並以潘霍華的「終極」與「次終極」觀念為框架，反思教會可能存在的失衡。作者呼籲在持守基督主權與福音核心的同時，重視家庭、工作、公共責任與教會的整全託付，使末世盼望真正照亮當下生活。

Abstract: This article affirms the eschatological hope, ecclesiology, and tradition of costly faithfulness forged among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hrough suffering. At the same time, it uses Bonhoeffer'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ultimate" and the "penultimate" as 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potential imbalances in house-church theology and practice. The author calls the church to uphold the lordship of Christ and the heart of the gospel while also honoring the full range of God-given responsibilities in family, work, public life, and the church, so that eschatological hope may truly illuminate life in the here and now.

受苦傳統的寶貴與危機

中國家庭教會是在苦難、逼迫、邊緣化和制度性壓力中成長起來的。若不了解這一點，就很難理解家庭教會傳統中強烈的末世意識、分別為聖的語言、對基督元首權柄的堅持，以及對教會聖潔性的看重。這些並非書齋中的抽象概念，而是在真實受壓處境中，為持守信仰邊界所發出的屬靈吶喊。中國家庭教會歷史中那種「主必再來」的盼望、「至死忠心」的見證、「不向偶像屈膝」的良心，都應當被珍惜，也值得後來者謙卑繼承。

然而，越是寶貴的傳統，越需要不斷被福音光照、潔淨和更新。否則，受苦傳統可能變成受苦的神聖化；分別為聖可能變成封閉與敵意；末世警醒可能變成焦慮動員；教會聖潔可能變成教會主義；對世界的拒絕可能變成對神創造秩序的輕看。中國家庭教會在逼迫中能夠站立得穩，這本是主的恩典；但若我們只會講「站立」，卻不會問「站立之後如何生活」，只會講「分別」，卻不會問「分別之後如何愛鄰舍」，只會講「末世」，卻不會問「末世之中如何承擔在此的責任」，那麼我們的見證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從「終極」到「在此」： 重尋整全的福音秩序

潘霍華在《倫理學》中提出「終極」(*das Letzte*)與「在此」(*das Vorletzte*又譯為「倒數第二」、「次終極」)的重要區分。所謂「終極」，是人在基督裡被赦免、稱義、救贖，並最終面對神的國與最後審判；所謂「在此」，則是人在進入終極前，仍然真實地生活在神創造和護理的世界中，包括身體、家庭、工作、文化、政府、教會和公共秩序。潘霍華並不允許「在此」取代終極。若教會只講家庭幸福、社會建設、文化使命和公共倫理，卻不講罪、審判、十字架、稱義與永生，它就失去了福音。但他同樣不允許終極取消「在此」。若教會只講靈魂、末世、教會和犧牲，卻輕看身體、家庭、勞動、社會責任和公共秩序，它同樣沒有活出整全的福音。終極不是廢掉「在此」，而是在基督的福音裡審判、潔淨、恢復並成全「在此」。

從這個角度觀察某些中國家庭教會可能存在的偏差，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以終極之名吞沒「在此」。以末世吞沒歷史，以靈魂吞沒身體，以教會吞沒家庭，以全職吞沒職場，以對抗吞沒公共倫理，以屬靈犧牲吞沒合理供應。這樣的神學看似激進，實則不夠整全；看似屬靈，實則可能傷害人性；看似忠心，實則可能因輕看神的創造和護理而忽略神聖託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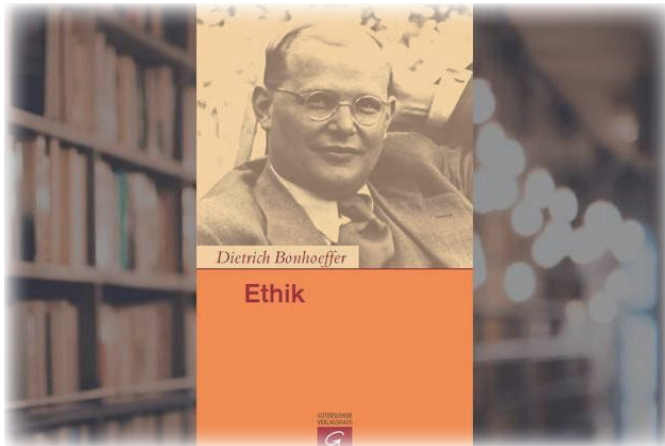
在四重託付中見證基督的主權

概括而言，潘霍華提出四個基本託付：工作、婚姻或家庭、政府和教會。這裡的「託付」不是把現存制度神聖化。家庭可能偶像化，工作可能奴役人，國家可能僭越，教會機構也可能自我絕對化。因此，四大天職不是讓我們無條件地服從，而是提醒我們：神在世界中設立多個責任領域，它們彼此限制，也共同伏在基督的主權之下。教會不能吞沒家庭，國

家不能吞沒教會，工作不能吞沒身體，家庭也不能成為偶像。基督是萬主之主，正因如此，任何一個領域，無論其理由多麼高尚，都不能冒充基督。

首先，家庭不是服事教會的障礙，而是生命真實性的第一現場。教會當然重要，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神的家，是聖徒被訓練、牧養和差遣的群體。中國家庭教會強調教會的重要性，有其歷史與神學上的必要。但若「教會第一」被理解為，為了教會可以長期忽略家庭責任，這就已經偏離了健康的教會論。婚姻、養育、陪伴配偶、孝敬父母、供應家庭，都是神在創造中設立的真實託付。保羅說：「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三5)這不是把家庭置於教會之上，而是說明家庭是牧者與信徒生命被操練和被檢驗的第一現場。一個人可以在講台上高舉教會，卻在家中虧欠妻子兒女；可以在教會中要求別人捨己，卻在自己家中逃避應盡的基本責任。這樣的「教會第一」其實不是真正的屬靈成熟，反而是基本倫理的失衡。

其次，工作不是養家糊口的工具，而是神呼召人侍奉的禾場。某些教會傳統容易高舉全職服事，輕看普通職業。彷彿只有講道、牧養、宣教、神學教育才是更屬靈的工作，而教師、醫生、律師、商人、工程師、工人、家庭主婦、公務人員的工作，只是養家糊口的「世俗之事」和教會奉獻的來源。教改以來，路德重新恢復「天職」觀，正是要打破這種聖俗二分。神不僅在講台上呼召人，也在廚房、學校、醫院、辦公室、法庭、商業和農田中呼召人。若教會不能裝備信徒在職場中作鹽作光，而只是不斷把熱心的信徒從世界中抽離出來，最終將導致教會無法孕育成熟的職業倫理、商業倫理、公共倫理和文化見證。這便有違主耶穌在約翰福音中「差他們到世上」(約十七18)的禱告與命令。



第三，政府與公共秩序不是教會的主，也不是天然的仇敵。中國家庭教會拒絕國家權力介入講台、聖禮、教義和治理，這是寶貴的屬靈遺產。基督是教會唯一元首，這一點不能含糊。但拒絕權力的僭越，不等於以「對抗」與「藐視」來顯明自己身分的特殊。但以理沒有向偶像下拜，卻仍在帝國中忠心服事；耶利米宣告嚴厲的審判，卻吩咐被擄者為所居之城求平安；保羅因福音被捆綁，卻仍勸信眾為君王和一切在位者代禱。成熟的政教關係神學，既保持不跪不拜的尊嚴，也不把敵意神聖化；既保持邊界，也為公共社會的基本良善禱告；既有受苦與殉道的勇氣，也有為城求平安的心腸。

第四，教會不是包羅萬象的超級機構，而是成全聖徒的身體。教會當然不是普通社團，也不是個人靈修的附屬品。沒有教會，信仰很容易變成私人經驗。但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不是以屬靈為名義的公司；是神的家，不是為了完成任何個人使命的機器；是真道、聖禮、紀律和相愛中彼此建造的共同體，不是減損、降低和消耗家庭、職場和公共責任的黑洞。健康的教會應當牧養家庭，而不是損耗家庭；應當裝備職場信徒，而不是貶低職場；應當差遣聖徒進入世界，而不是把所有人困在教會四面牆的活動中；應當訓練信徒在末世盼望中忠心生活，而不是用末世緊迫感製造持續焦慮。

在這裡，傳道人的供應問題也必須被放在教會倫理中重新思考。中國家庭教會過去常經歷貧窮、逼迫和資源匱乏，許多傳道人確實憑信心生活，也付出了真實代價。但貧窮本身並不自動等同於屬靈，虧待工人不能等同於背十字架。聖經一方面警告傳道人不可貪財，另一方面也清楚地告訴我們，做工的應當得工價，傳福音的當靠福音養生。若教會有能力合理供應，卻長期讓傳道人家庭處於不必要的貧乏中，並把這種狀態包裝成「擺上」、「受

苦」、「背十字架」，這不是高舉十字架，而是對十字架的濫用。十字架是基督為罪人捨命，不是教會用屬靈語言讓傳道人家庭承受制度性虧欠。

因此，中國家庭教會今天需要的，不是放棄末世盼望，也不是降低教會論，更不是削弱對基督元首權柄的堅持。我們需要的是更整全的神學秩序：「終極」必須仍然是「終極」，基督、十字架、稱義、審判與永生不能被家庭幸福、公共倫理和文化使命取代；但「在此」也必須仍然是「在此」，家庭、工作、政府和教會這四重託付不能被一種緊迫而單一的事工邏輯吞沒。

真正的末世盼望，不是使人逃離世界，而是使人在世界中不再被世界奴役；真正的分別為聖，不是使人失去愛鄰舍的能力，而是使人在罪惡世界以聖潔和憐憫為主作見證；真正的教會論，不是讓教會佔據所有生活，而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真正的十字架道路，不是故意犧牲工人的家庭和身體，而是在基督的愛中學習忠心、捨己、責任、盼望與成全。愛肢體中最小的一個，就是愛基督。

我們在「次終極」吃喝拉撒、生養眾多，帶著盼望勤勉工作、敬虔度日，因為基督已經在這裡呼召我們。我們面向「終極」，不是為了逃離「在此」，而是為了讓終極的光照亮在此的家庭、工作、教會和公共生活。

願主施恩憐憫中國家庭教會，不讓我們的熱心變成傷人的「烈火」，不讓我們的受苦變成自義的資本，不讓我們的末世意識變成焦慮和逃離，不讓我們所愛的教會吞沒、消耗神所賜的其他託付。願終極的福音照亮在此的世界，使中國教會在家庭、工作、政府和教會這四重託付中，見證基督是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作者為恩福宣教拓展部主任，曾在中國家庭教會服事。



獻給100期

感恩和祝福



摘要：值此《恩福》雜誌100期之際，特別輯錄來自各界人士的祝福與勉勵，共同見證神的恩典。

Abstract: To mark the publication of the 100th issue of *Blessings Magazine*, this special feature brings together words of blessing, encouragement, and reflection from contributors and friends from different fields, bearing shared witness to God's grace throughout the magazine's journey.

莫非 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主任

欣逢《恩福》雜誌出版第100期，願以文字向這段長年守望致敬。作為長年在文字事奉中行走的人，我深知一本刊物能走過百期，背後有多少禱告、勞苦與守望。我特別感念劉良淑師母多年辛勤耕耘，默默守住這方文字園地；如今又看見新一代編輯承接異象，使這份託付在傳承中繼續往前。

《恩福》雜誌可貴之處，在於它不只記錄事工，也為華人教會保留一方思想的空間。許多我們不常停留、不易細談，卻真實牽動信仰與時代的問題，在這裡被安靜展開。它以學術的嚴謹，承載對教會的愛；以安靜的文字，陪人多走一段思想的路。

願主繼續使用《恩福》雜誌，在下一個百期中，仍以清明的思想、謙卑的文字，陪伴華人教會更深認識基督，也更忠心回應這個時代。

李靈 基督教與中國研究中心總幹事

欣聞《恩福》雜誌迎來第100期，謹致以最熱烈的祝賀與最誠摯的敬意！

二十五年春華秋實，文字如涓涓細流。從創刊號到100期，《恩福》始終堅守初心，在時代的變遷中傳遞不變的愛與真理。這100期雜誌，不僅凝聚了無數同工和作者的汗水與智慧，更見證了文字事工在讀者生命中結出的豐盛果實。它是一座燈塔，為迷茫者指引方向；也是一個港灣，為疲憊者帶來撫慰。

感恩神的帶領與保守，也感謝每一位讀者與支持者的並肩同行。站在「百期」的新起點上，衷心祝願《恩福》雜誌歷久彌新，繼續承載使命，在未來的歲月裡化作更美麗的祝福，滋潤更多人的心田！

謝文郁 哲學和宗教學教授

祝賀《恩福》雜誌進入第100期！

我注意到，中文福音雜誌大多是以文化為導向的，它們努力從文化的不同方面來展示福音的美好，讓讀者在閱讀的娛樂中感受福音的文化魅力。這種以閱讀娛樂為主的雜誌一般較少刊登思想性

的文章。我們知道，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建構自己的意念體系，並在其中思想。若是在孤立的個體中思想，人可以自娛自樂。然而，一旦遇到相差甚遠的不同意念體系，雙方在自身的意念體系中是無法理解對方的，從而不可避免出現思想的對抗和爭論。

福音不能沒有思想性；沒有思想，人怎能「心意更新而變化」呢？作為《恩福》雜誌的作者和讀者，我感受到了《恩福》的思想性。願《恩福》繼續展示福音的思想性！

林意玲 《台灣醒報》社長

通常，我們在祝賀別人週年慶時，都會肯定與感慨達到這個里程碑多麼不容易。對《恩福》雜誌而言，相信過去也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路。每一期都像生一個孩子，每一期都得從零開始，每一個作者都要去懇求，每一次出刊都在靜靜地等候讀者的回響而不可得。

《恩福》雜誌是以「真道重建世界觀」為方向，確實，每一期的每一篇文章論述都指向基督真理的世界觀，也都可以看見從聖經真理上如何應對當代思潮與政治、社會、財經環境。

如果我有什麼建議，在大家快樂地邁向第101期之際，我會期待《恩福》雜誌不僅「坐而言」，也有許多具體的「起而行」倡議，免得這份雜誌停留在「書生論道」的階段，而不是挽起袖子來轟轟烈烈地幹一場。很簡單，只要鼓勵每篇文章都提出兩三項「行動綱領」，讓大家一起把理論化為實際，叫外邦人看見基督徒的行動力與社會影響力。

安平 普世佳音中文事工主任、宣教牧師

《恩福》雜誌創立之年，正是我加入福音傳播機構、踏上事奉之路的起點。從2001年至今，《恩福》雜誌不僅一路陪伴我個人的成長與更新，也見證了北美華人教會在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發展，溫柔而堅定地忠心服事著這個時代。

《恩福》雜誌帶給我的，不只是內容上的豐富與深刻，更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屬靈氣質，或說氣度：認真的追求、多元的視角、開放的胸懷與寬容的態度。其所帶出並推動的反思與對話，在普世華人教會中尤顯珍貴，也持續滋養著許多像我一樣的讀者與同行者。

這樣的精神也深深影響了我的事奉方向。特別是自2021年以來，「普世佳音」從新媒體轉型至出版，並開展公共神學的探索，我們也努力秉持同樣的精神，尋求對上帝更真實的認識，活出更美好的公共見證。「恩福」所培養的神學生，許多成了「普世佳音」的作者與同工，使我們在內容上能夠彼此配搭，彼此成全。

願上帝繼續使用《恩福》雜誌，服事這個不斷更新的時代。

柏有成 基督使者協會總幹事

欣逢《恩福》雜誌出版第100期，滿心感恩！

自2001年創刊以來，陳宗清牧師以「福音轉化中華魂，真道重建世界觀」的異象，引領華人教會深思信仰與文化的使命。《恩福》雜誌有一位幕後功臣，就是劉良淑師母。多年來，她默默耕耘，精心整理西方文化與信仰的重要著作，幫助讀者洞察時代思潮。例如：因她介紹葛尼斯（Os Guinness）所著 *Our Civilization Moment*，我得以深入研讀，獲益良多。

二十多年來，我珍藏每一期《恩福》雜誌，在書架上陳列有序，儼然成為一個小型圖書館。在面對紛亂世局與複雜的文化議題時，雜誌中兼具知性與理性的文章，總能夠提供清明的視野，協助我淬礪觀點。

願神賜福《恩福》雜誌，使這份刊物持續成為轉化文化、傳遞恩典、建造教會的清流。

在靜謐中尋找永恒， 在裂縫中守候光照：

藤村真的藝術神學

基甸

摘要：本文介紹日裔美籍藝術家藤村真的藝術神學思想，探討其「創作神學」、「慢藝術」與「文化關懷」理念。藤村真以膠彩畫與金繼美學詮釋福音，強調創作是回應上帝創造的呼召，以美代替文化戰爭，以安息對抗焦慮，以修復回應破碎。文章進一步反思其思想對華人教會、文化宣教、青年牧養與宣教實踐的啟發，呼籲教會重視真、善、美的整全見證。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heology of art developed by Japanese American

artist Makoto Fujimura, focusing on his ideas of the “theology of making,” “slow art,” and “culture care.” Through the aesthetics of Nihonga and kintsugi, Fujimura interprets the gospel as a call to participate in God’s creative work. He proposes beauty in place of culture war, rest in response to anxiety, and restoration in the midst of brokenness. The article further considers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thought for Chinese churches, cultural mission, ministry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s, and missionary practice, calling the church to bear an integrated witness to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在當代基督教與藝術的對話中，美籍日裔藝術家藤村真（Makoto Fujimura）是極具影響力的名字。身為國際知名膠彩畫家，他曾被美國總統任命為國家藝術委員會委員，獲得四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他創辦了「國際藝術運動」，曾任美國國家藝術協會主席、富勒神學院布雷姆敬拜、藝術與神學中心視覺總監，在藝術與信仰的交叉領域扮演著重要的橋樑角色。

藝術家中的朝聖者

藤村真1960年出生於美國波士頓，父母為日裔。他幼年隨父母返回日本，十三歲時再度移居美國。1983年，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巴克內爾大學，獲得動物行為學與藝術雙學士學位，輔修創意寫作。隨後他進入東京藝術大學，師從稗田一穗學習傳統日本畫，1989年獲

碩士學位後，又師從加山又造進一步深造。在日本期間，他潛心鑽研擁有數百年歷史的膠彩畫（Nihonga），這不僅是對技藝的磨練，更是靈性的探索。日美雙重文化背景，使他的藝術風格走向沈思藝術（Contemplative Art）與表現主義的融合。

早年，藤村真的藝術創作曾深陷虛無主義與存在主義的掙扎。信主成為基督徒後，他的藝術觀才逐漸被信仰重塑。他在日本研習藝術期間第一次聽到福音，慕道兩年後，仍不明白何為真正的愛。一次偶然看到詩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作品《耶路撒冷》最後一頁上被釘十字架的耶穌，他心靈大受震撼：「我才發現，因為自己的驕傲，蒙蔽了對耶穌救贖的認識……認識神的過程，我發現在過去生命中有許多種子，到現在我仍然經歷。」

【註1】

後來，遠藤周作《沈默》中那位與人同苦、甚至甘願被踐踏的「受苦的基督」深深觸動了他。他意識到，基督教並非外來的生硬產物，而是能承載日本文化中深沈哀痛的生命源頭。成為基督徒，他不是要放棄日本藝術，而是要讓基督教信仰成為自己創作的終極支點。

在藝術與信仰的朝聖路上，藤村真認識到「上帝是第一位藝術家」，人類的創作是對造物主的「回響」。在後來所著的《藝術與信仰：創作神學》一書中，他寫道：「我們被造成『創造者』。我們在『創作』中最能發現自己，也最能發現上帝。我們受造是為了去創造，而非僅僅消耗。創造的本質就是愛，是將原本不存在的美好事物帶入世界。上帝不是修補匠，而是藝術家。祂不只是在修復一個壞掉的世界，祂正通過我們的『創作』創造新天新地。如果上帝是第一位藝術家，那麼我們作為藝術家的呼召，就是成為這偉大交響樂中的一部分回響。」【註2】

這一覺醒促使他提出「創作神學」（Theology of Making）、「慢藝術」（Slow Art）和「文化關懷」（Culture Care）等理念。

慢藝術：內卷時代的安息

藤村真倡導的「創作神學」提醒人們，人的價值不在於作為消費機器的效率，而在於作為「創作者」的尊嚴。作為「慢藝術運動」的領軍人物，他的理念是對現代生活急躁的有力回應。在今日競爭激烈、人心浮躁、極度「內捲」的時代，人們迷失在對效率和即時回報的追逐中，靈魂失去安息。

藤村真深受日本茶道宗師千利休的影響，強調在簡約與靜謐中尋找永恒。「慢藝術」拒絕被產出數據定義，拒絕陷入無止境的競爭邏輯。它邀請觀者停下腳步，進入「安息日」般的寧靜，讓乾涸的心靈在沈思中被重塑。



藤村真說：「藝術不只是為了裝飾牆壁，更是為了擴充心靈。它是為了讓我們看清這個世界，並非如它現在這般破碎，而是如它在上帝眼中的榮耀模樣。」【註2】這種觀點賦予藝術一種認識論的意義。

在他看來，「慢」並非懶散，而是對生命質感的敬畏。創作膠彩畫需耐心磨碎礦石，這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祭司般的操練。

「慢藝術」邀請我們從緊繃的競爭文化中撤離，轉向對美與神聖光芒的耐心等待。

文化關懷：以美學替代戰爭

當代宗教與文化討論常陷入二元對立，教會往往被迫在政治立場上表態，甚至捲入「文化戰爭」。藤村真敏銳地指出，當我們使用「文化戰爭」的語言時，已預設他人為敵人，勝利便意味著摧毀或同化對方。

他主張用「文化關懷」取代「文化戰爭」。他將文化比作生態系統，而非戰場——戰場的邏輯是資源掠奪，生態系統的邏輯是滋養與平衡。他說：「我們不是在打一場『文化戰爭』。我們受召成為『文化園丁』，去照管、滋養那些讓人類靈魂得以呼吸的美……神學若不走向美，就容易變成枯燥教條；藝術若沒有真理支撐，便成為虛無宣泄。在基督裡，美與真理是合一的。」【註2】

基督徒藝術家的職責，不是向文化投擲炸彈，而是像園丁一樣，在貧瘠土壤中撒種、灌溉，讓美與仁愛在裂縫中生長。他主張通過「卓越的美」在公共領域贏得對話權，而非強制說教。這種「美的神學」將古老物質與永恆靈性結合，成為醫治虛無主義創傷的屬靈操練。

膠彩與金繼：用美學闡釋福音

藤村真深信，上帝的普遍啟示隱含在受造界的美感中，而日本美學為理解基督救贖提供了獨特視角。他常以膠彩畫和金繼為例。

膠彩畫使用天然礦石（如孔雀石、朱砂）

和貝殼磨粉，混合動物膠在手工紙上作畫，是與自然元素深度對話的過程。藤村真在社交媒體上感嘆：「膠彩畫是一種慢藝術……每一層都是一份祈禱，一份時間的積蓄。」【註3】他在書中寫道：「膠彩畫的層疊是等待的過程……是時間的物理顯現。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不慌不忙，而是在深邃、不可見的恩典層面中進行。」【註2】

這種藝術形式教導我們耐心。在追求快速答案的現代社會中，膠彩畫提醒我們，真正的美和真理需要時間沈澱。這種「慢」是對資本主義效率至上的批判，也契合聖經「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的智慧。

金繼（Kintsugi）是藤村真對基督救贖最核心的隱喻。這是一種修補破碎陶器的日本傳統工藝：用漆黏合碎片，在裂縫處敷上金粉。修復後的陶器沒有掩蓋傷痕，反而因金色裂縫變得更加珍貴美麗。

這與基督教的「復活神學」產生強烈共鳴：基督復活的身體依然帶著釘痕，意味著上帝的救贖並非勾銷苦難，而是將破碎整合進生命，使其發光。金繼教導我們，破碎不是終局，而是美產生的起點。這視角讓人在面對苦難時，不再只有哀傷，而能生發等候「金色修復」的盼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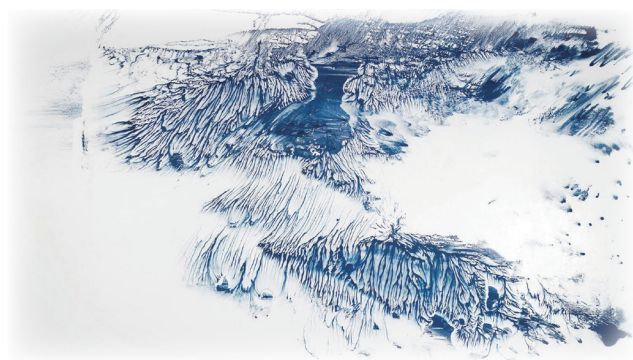
藝術神學的具體呈現

藤村真的畫作是「視覺化的祈禱」，生動體現其藝術神學。

2011年，為紀念英王欽定版聖經出版400週年，他受邀創作《四福音書》插畫系列。他未

繪製具體聖經人物，而是採用抽象膠彩風格。《約翰福音》的開篇畫幅使用大量金箔與深邃藍色：金箔象徵上帝的榮光，層層顏料象徵道成肉身的奧秘。他試圖表達：聖言本身就是光，在物質的混沌中浮現，照亮黑暗。

《步行在水面上》系列是紀念「9·11」恐怖襲擊二十週年及「3·11」東日本大震災十週年的重要作品。畫中流動、透明的色彩層，傳達在巨大創傷中，神聖憐憫依然托底。這體現了他的「安息日藝術觀」——在災難喧囂中尋找上帝的寧靜，用藝術撫平傷痛。



《步行在水面上——冰川》
(Walking on Water - Glacier)

對當代教會的批評與提醒

基於其藝術神學，藤村真就當代教會對待文化的方式提出中肯批評。他認為教會的失敗源於兩大誤區：

一是教會常模仿文化而非更新文化。許多教會試圖通過模仿流行文化吸引年輕人，或在公共領域模仿政治組織運作模式。他指出，當教會選擇模仿世界，就失去了「另類社群」的獨特性。如果教會只提供二流娛樂或三流政



從左至右分別為：《馬太福音—思想野地的百合花》（Matthew—Consider the Lilies, 2011）、《馬可福音—水中的火焰》（Mark—Water Flames, 2011）、《路加福音—慷慨無盡的神》（Luke—Prodigal God, 2011）、《約翰福音—太初》（John—In the Beginning, 2011）。

見，如何見證那「不可言說的光」？真正的文化更新不是追隨潮流，而是從生命內部轉化開始。

二是教會內部的權力結構與道德掩蓋。他嚴厲批判教會內部僵化的階級，以及為維持聲譽而掩蓋道德失敗的現象。他認為，這種對「完美形象」的執著，正是缺乏「金繼精神」的表現。一個拒絕承認破碎、拒絕顯露傷痕的教會，無法與破碎的世界同行。

對華人教會的啟迪

作為一名日常從事散居華人宣教和幫助年輕基督徒成長事工的基督工人，我認為藤村真的藝術神學對華人教會有很多有益的啟發，值得我們借鑑。

藤村真提醒我們，上帝是真、善、美的源頭，即使在諸如日本膠彩畫這樣的亞洲傳統文化中也有上帝的普遍恩典，「藝術關懷」有助福音傳播。華人教會傳福音注重說理與護教（「真」），但缺乏有生命力的見證（「善」），更忽略信仰通過藝術的彰顯（「美」）。華人基督徒的藝術創作，很多時候都給人缺乏美感、審美陳舊、俗套的印象。盼望藤村真的藝術神學理念激勵我們，用更美的藝術宣揚上帝的美善。

筆者曾採訪過沙龍牧師和「荊棘火樂團」成員等從事年輕一代事工的中文基督教歌曲創作者【註4】，其創作中一個令人讚賞的嘗試，就是採用優美的中國傳統文化（唐詩宋詞）風格的「古風」詞曲原創。我認為這正是把藤村真倡導的藝術神學應用於文化宣教實踐中的一個好例子。

在今日充滿矛盾鬥爭的社會中，基督徒過於熱衷「文化戰爭」和政治權力的問題也日益明顯。藤村真提醒我們，這個充滿憤怒、焦慮的時代，基督徒最需要擁有的，不是更強大的權力，而是更深邃的美與更誠實的脆弱。他用



金繼比喻告訴我們：無論個人創傷還是社會撕裂，這些裂縫正是福音之光照進來的地方。基督徒與其整日指責他人道德淪喪、哀嘆文化墮落敗壞，不如用愛與創造力實踐「文化關懷」，在裂縫中敷灑上帝恩典的金粉。

從事年輕人事工的工人更可從「金繼神學」中獲益。在陪伴

年輕人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常會因被「業績」驅動，或因弟姐妹屬靈成長的緩慢而灰心、急躁。藤村真的「慢藝術」哲學能幫助我們更堅韌、溫柔，倚靠聖靈，培養輔導的「慢藝術」，成為合神心意的屬靈導伴者。

今日的宣教工場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宣教士大量流失的挑戰【註5】，許多宣教士是因「過勞」導致心力耗盡（burn out），而在宣教工場受傷甚至「陣亡」。藤村真的藝術神學能幫助我們在基督裡享受安息，重新得力，更新我們的宣教文化，發展更可持續、更健康的宣教模式，使我們更忠心地實踐大使命。✚

註：

【1】國度豐收協會，「名人專訪：傳達神榮美的藝術家藤村真」，<https://www.asiaforjesus.net/wordpress/archives/3516>。

【2】Brittany Shields, Book Review of Makoto Fujimura's *Art and Faith: A Theology of Making*, <https://www.shelfreflection.com/blog/art-and-faith>.

【3】Makoto Fujimura on X, <https://x.com/iamfujimura>.

【4】Sean Cheng, 「向耶和華唱新歌，服事年輕一代」，<https://zh.christianitytoday.com/2022/09/chinese-worship-music-song-writing-burning-bush-zh-hans/>。

【5】基甸博客，「為什麼有這麼多宣教士正從工場流失？」，https://ji-dian.blogspot.com/2025/12/blog-post_16.html。

作者為基督徒作家和傳道人。

「聯合而效法的救贖模型」

十字架治愈人心的方式

(2之1)

戴永富

摘要：本文指出，基督的十字架救贖不僅有客觀的代贖功效，也有主觀更新人心的能力。此次刊載的是上篇，首先說明救贖不能只理解為赦罪與和好，更包括聖靈藉十字架感動並轉化罪人，使人認識神的愛、公義與智慧，在悔改中與基督聯合，並開始效法基督，進入新生命與新創造的過程。

Abstract: Christ's atoning work on the cross has not only an objective, substitutionary

efficacy but also the subjective power to renew the human heart. This first article argues that atonement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only in terms of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cross, the Holy Spirit moves and transforms sinners, enabling them to perceive God's love, justice, and wisdom. In repentance, they are united with Christ, begin to imitate him, and enter the process of new life and new creation.

一、緒論

基督徒常強調十字架救贖的客觀層面，即耶穌在十字架上代人受罰的犧牲客觀真實地帶來了赦免與和好。救贖的客觀意義事關福音的核心教義，但我們也要重視救贖的主觀意義，也就是人心藉著十字架所經歷的改變，使人能接受救贖恩典的作用。

中世紀法國神學家，皮爾·阿伯拉爾（Pierre Abélard）對救贖的主觀意義特別重視。然而，阿伯拉爾是一位備受爭議的神學家，在他的《羅馬書註釋》裡，他似乎將耶穌之死主要視作「偉大之愛的典範，讓人心被感動而效法基督無私的虛己」。當時，這很快引起了克萊爾沃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及其他神學家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阿伯拉爾忽略基督受難所完成的客觀救贖

功效，僅視十架為道德上的崇高表現而已。將耶穌之死只理解為激勵人心的道德模範，顯然是重蹈伯拉糾主義異端的覆轍，也減輕了原罪的破壞性（Quinn 2009, 357 – 58）；尚未重生的罪人無法只靠模範（哪怕是基督自己的）來效法耶穌。然而，阿伯拉爾或許未曾充分強調基督救贖的客觀意義，但他也未必僅將十字架視為一種愛的榜樣。有學者認為，阿伯拉爾其實相信，人得救是靠恩典和聖靈的感動，但神的救贖工作不單體現於耶穌的代人受罰，更是通過十字架對人心的徹底改變，使本來與神為敵之人變為神的兒女（Quinn 2009）。

無論阿伯拉爾究竟提倡何種救贖論，十字架的救贖確實有其主觀功效。十字架可以說是一種具有超時空力量的聖禮：神的靈透過十字架使不同時代的人經歷重生，即被耶穌浩大之



愛完全征服。可以說，十字架是神用以輸入祂價值觀的管道，旨在根絕人的自我中心主義。所以，十字架是治好人的自我中心主義與罪惡的良藥。十字架本是神人共棄的象徵，也是世界用以懲治異己的刑具，但基督的十字架居然成為一座橋樑，使神與無數人聯合。世界通過十字架拋棄耶穌，耶穌卻以十字架為世界而死，藉此以德報怨、以愛心抵消怨恨。十字架使仇視神的罪人成為耶穌的家人。救贖的主觀意義顯示，雖然耶穌在十字架上的客觀功效足以救贖人，但若沒有人對基督工作的肯定和接受，人無法享有救贖的效果。這不是說罪人的主觀回應是救恩的條件，乃是指出人是領受恩典的器皿。總之，基督的受難不只客觀地賜人以罪的赦免，也轉化人的心。

其實，罪惡已歪曲人的意志並蒙蔽人的理性；在自我中心主義泡沫裡存在的人不僅不能覺悟到自己的罪惡，也體會不到（或本不想體會）神的大愛。然而，當聖靈透過十字架感動並光照人心時，人在一定程度上能感受基督自己的感受：他們開始覺悟到罪惡的嚴重性、神審判的公正性，以及基督對他們的無私之愛。十字架好比一扇屬靈的窗戶：它使活在世上的罪人窺視基督之心，因而讓自己被屬天的精神

及價值觀所「感染」，進而被征服。十字架的道路是聖靈將十字架精神注入人心之路。道成肉身的整個使命和過程，就是抵抗與戰勝肉體價值觀的過程；而通過悔改，我們也被吸引到那過程裡面。再者，效法基督的過程起始於十字架與人的相遇。但因為這整個過程都倚靠聖靈的感化能力，基督不只是榜樣；也就是說，我們效法基督的能力，取決於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通過他的靈與我們合一。

所以，我們在肯定耶穌代人受罰工作的必要性與客觀性的前提下，也要充分認識十字架所帶來的主觀轉變。十字架所帶來的赦免與和好（客觀果實）是以悔改之心（主觀層面）為其效果及容器的。下面我們會更詳細討論這理論的神學基礎和重要性。

認識論基礎： 十字架是神的俯就性、轉化性啟示

1、十字架作為神俯就性的自我啟示

神出人意料地用十字架當作他自我介紹的媒介。路德曾說，十字架這看似世上最沒有神同在的刑場，但居然是人與真神相遇之處。說「人透過十字架認識神」，就如同說「人在地獄裡遇見神」一樣。神這樣顛覆性的自我介

紹，反映出以愛扭轉乾坤的大能。因此，十字架的啟示將人引領至神的心裡而與神聯合，從而被神轉化得越來越像神自己。

自古以來的宗教領袖和哲學家，都殷切盼望能認識神並效法神，他們想藉此掙脫苦難的枷鎖。但人被有形的東西和環境限制住，所以很難想像那無形的至高者是什麼模樣。有鑑於此，加爾文相信，神的自我介紹會考慮人認識功能的有限及各樣軟弱，即，神的啟示是俯就或適應於人之情況的。照此，十字架是神的俯就性介紹，但它適應於人的哪種情況呢？答曰：「痛苦」。一位倫理學家曾說：「痛苦是普遍且無偏愛的，所有人都會受苦……只有痛苦才能向剛硬的人說話，因沒有人對自己的痛苦漠然視之；痛苦那麼有力地觸摸人的心坎，並接管了人的整個存在」（Pinckaers 1988, 82,83）。受苦的人所需要的是他者的關懷與幫助，所以受苦者總是處於需要愛的狀態。苦難（包括心裡的痛苦，如懺悔）摧毀了防衛機制的堡壘，使人更有準備接受神自己。受苦之心好比深淵，讓神的靈運行在其上，可以化空虛混沌的人心為新的創造。罪惡和痛苦迫使人倒空自己的心，被那帶來解救之大愛所填滿。

2、苦難與十字架中的人神相遇

有一位神學家說，在以受苦的僕人介紹自己的時候，神告訴一切受苦或孤苦的人：「我瞭解你的罪所帶來的苦楚」，而人透過聖靈體會了神的愛而告訴神：「我瞭解祢的愛」。這裡所發生的是神的心與人的心之聯合，而人藉此也開始效法神。在十字架上，基督其實不僅體會人的苦難與軟弱，也承擔了人該受的刑罰，這樣人就不必受地獄之苦了。這叫信徒對主愛上加愛，因而更有動機效法他：「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

為弟兄捨命」（約壹三16）。如此，所謂神啟示的俯就性就是指，神通過體會人所普遍經歷的黑暗與苦難，將祂內心的愛灌注到人的心坎裡。這樣，神的自我啟示就能感動人心而轉化人生。但這感動不是情緒上的衝動，而是神與人聯合的開始。神是超越性的，所以祂的所有自我介紹都是俯就性啟示；但神的啟示，尤其十字架，並非俯就或適應世界的價值觀。從世界的人生哲學出發，十字架是愚拙的，是絆腳石。對世界，神的啟示顯得不俯就，也不合人的常理。十字架的信息只適合那願意擁抱（而非避免）其脆弱性並面對自己罪的人。這意味著在人接受十字架之前，其接受功能需要先被神改變：聖靈要先軟化人的心而使之感受到基督所感受的（即將「石心」變成「肉心」，結三十六26）。正因如此，雖然我們無法完全認識神，十字架所啟動的認識是真實的，甚至涉及基督的內心深處。

3、十字架如何轉化人的理性與意志

墮落前，理性和意志也是人與神聯合的功能；通過這聯合，理性領受了智慧，而意志為愛所充滿。如今，墮落之人的理性和意志通過十字架重新蒙受了智慧與愛，使人重生得救，因為愛和智慧是新生命的表現，也是神與人聯合的結果。人以智慧和愛心與神聯合，是神用祂的話和祂的靈創造人的結果。天父不但以祂的話和靈創造人，也以這「兩隻手」拯救自己的受造物。十字架是神話語的表現，所以神通

過十字架改變人的理性，令人洞悉十字架雖然好像是愚拙的，且是絆腳石，其實卻是神的智慧和能力的彰顯（林前一23~25）。神的靈也透過十字架感動人的意志，使人深深體會到「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



愛了」（約壹四10）。如此，神的話語和聖靈通過十字架使人在神自己的智慧和愛心上有參與。愛和智慧令人可以分享神的性情和思維，故讓人更像神。總之，無論是創造還是新創造，都離不開神的話語與神的靈；正是在這

過程中，人藉由智慧和愛與神聯合，進而效法神。

由此可知，十字架這看似生命最悲慘的終結，竟然是神重新創造人的媒介。基督之靈的跨時代工作使十字架成為一個富有創造能力的事件（Fiddes 1989, 106），因為它有能力使人以愛和智慧這新生命的功能不斷回應神的愛和



智慧。因此，神的啟示不僅要適合人的接受能力，而且還要轉化人，令人能被神「同化」而成全其人性，因為最真實的人就是最像上帝之人。這不是說人會變成神，但人會越來越像神自己，也在神的內在生命中有份（彼後一4）。所以，神透過十字架的自我

介紹既是俯就性的（accommodative），也是轉化性的（transformative）。一個未能適應人接受功能的啟示，是無法被人理解的，因而毫無補益，此話不假。但同樣，不能使人變得更像神的信息也無法拯救人，因而無濟於事。✚

作者是拜歐拉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主任、創欣神學院兼職教授。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4美元）

_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 _____ 本 第五輯 _____ 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 _____ 本（30元）

_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_ 本（9元）

_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_ 本（15元）

_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_ 本（12元）

_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_ 本（20元）

_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_ 本（10元）

_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_ 本（15元）

_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_ 本（10元）

_____ 《直面撕裂—中國基督徒的信仰挑戰》 _____ 本（15元）

_____ 《城市教會的興起、管理與牧養》 _____ 本（15元）

_____ 《萬有之上一—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 _____ 本（15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信仰與陣營：

論宗教衝突中的神學錯置 與屬靈分辨

徐擘

摘要：當代的宗教衝突常常不只是教義差異的結果，也與政治利益、群體身分和人的罪性密切相關。本文主張，宗教之所以容易成為衝突工具，是因為人常把自己有限的神學理解絕對化，並在罪的影響下，把群體利益與情緒神聖化。作者強調，承認人的有限並不等於否認真理，而真正成熟的信仰，是在堅持真理時仍保持謙卑、悔改與愛。

Abstract: Contemporary religious conflicts arise not only from doctrinal differences but are also deeply entangled with

political interests, group identity, and human sinfulnes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religion readily becomes an instrument of conflict when people absolutize their limited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and, under the distortion of sin, sanctify the interests, fears, and emotions of their own group.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acknowledging human limitation does not require denying the reality of truth. Mature faith holds firmly to truth while remaining marked by humility, repentance, spiritual discernment, and love.

引言

當代世界的許多戰爭，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地緣安全與歷史仇怨的碰撞，然而若往更深處看，常常也纏繞著宗教記憶、神學敘事與群體身分。尤其在中東局勢中，政治從來不是單獨運作的；它經常藉用宗教語言為自己加冕，而宗教若失去警醒，也極容易被政治權力所挪用，成為群體動員、敵我劃分與暴力正當化的工具。因此，一個根本問題浮現出來：當人以神的名義行動時，他所順服的，究竟是神，還是自己對神的理解？

本文主張，宗教衝突之所以反覆發生，不僅因為教義差異，更因為人常把有限的神學詮釋絕對化，又在罪的扭曲下，把自身群體的利益、恐懼與欲望神聖化。於是，信仰不再引人歸向神，反而淪為意識形態與權力結構的工具。

神大於人的理解： 啟示與詮釋的界限

從亞伯拉罕傳統來看，猶太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自認在回應那位獨一、至高、創造天地的真神。三者之間當然存在明顯差異，尤其在基督論、救恩論、啟示觀與末世論等核心議題上，這些差異並不能被輕易抹平。然而，即便如此，人仍需承認一個基本事實：神永遠大於人對祂的理解。聖經本身就不斷提醒人這一點。神藉先知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五十五8~9）。使徒保羅也發出讚嘆：「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羅十一33）這些經文不是要否定真理

的可知性，而是提醒人：神確實啟示自己，但人不能以有限理性完全理解神。

這裡必須作出一個重要區分：啟示屬於神，詮釋屬於人。神的自我顯明是真實的，但人對這一顯明的理解，總是經過語言、文化、歷史與傳統的中介。因此，教義固然重要，卻不能被絕對化為「神本身」；神學體系固然必要，卻永遠只是對真理的有限回應，而不是對神的完全掌握。保羅·利科（Paul Ricoeur）指出，人對意義的理解總是在詮釋中展開，而詮釋本身不可避免地帶著張力與有限性。¹ 這提醒信徒：成熟的信仰不是更快地把自己的理解神聖化，而是更深地承認，我可能摸到真理的一部分，但我不可能完全擁有真理。

哥林多前書也說：「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林前十三12）這種有限，不是信仰的失敗，而是受造者在神面前應有的謙卑。然而，承認有限並不等於否認真理。若一味強調「每個人都有限」，卻不承認神確實在歷史中說話、啟示自己，那麼信仰就會滑向相對主義。真正健康的神學姿態，不是說「大家都一樣」，而是說：真理是真實的，但我對真理的掌握不是絕對的。卡爾·巴特（Karl Barth）對此提出警告：宗教本身並不自動等於真正對神的回應；宗教也可能成為人為自己辯護、為自己稱義的一種形式。² 換言之，人不僅可能在「無神」中迷失，也可能在「有宗教」的狀態中遠離神。當人把自己的傳統、制度、情感或群體認同神聖化時，他所事奉的，可能已不再是神，而是被宗教化的自己。

罪如何扭曲信仰： 從有限到自義，從敬拜到陣營

若說人的有限性使宗教之間產生差異，那麼宗教衝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則更深地來自

罪對人整體的扭曲。在聖經中，罪從來不只是若干錯誤行為的總和，它更是一種深層的屬靈失序。人犯罪，不只是「做錯了事」，更是整個人偏離了神：理性昏暗、意志彎曲、情感失序。

保羅形容墮落的人說：「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弗四18）。在羅馬書中，他又指出，人雖然知道神，卻不把祂當作神榮耀祂，「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羅一21）。這表明，犯罪不只是道德問題，更是認知問題與敬拜問題。人不僅會做錯，也會看錯、愛錯、拜錯，卻不自知。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開篇寫道：「祢為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心若不安息在祢裡面，便不得安寧。」³ 這句話不只是說「人需要神」，更是說：若人的心不真正安息在神裡面，它就必然尋找替代品。而這些替代品，便是偶像。加爾文因此說，「人的心靈是一座不停製造偶像的工廠。」⁴ 偶像不一定是木頭、石頭，它也可能是民族、國家、宗派、歷史創傷、政治權力，甚至是「我所理解的上帝」。



當人把自己的群體利益、情緒傷痕與身分焦慮神聖化時，信仰就不再是敬拜真神，而變成敬拜「為我服務的神」。這也正是宗教衝突最危險的屬靈機制：人不再先問「神要我成為怎

樣的人」，而是先問「神是否站在我們這一邊」。然而，聖經對這種心態有極深的顛覆。當約書亞遇見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時，他問：「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那位元帥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書五13~14）。這個回答非常關鍵：神不是來加入人的陣營，而是人必須決定自己是否願意歸入神的旨意。

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指出，群體往往比個人更容易陷入道德盲目與

自我中心，因為群體會把自身利益包裝為道德使命，把自身恐懼升格為集體正義。⁵ 這正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原本善良、虔誠的人，一旦進入民族、宗派或宗教衝突之中，便可能迅速失去分辨力。他們不再首先被神的真理塑造，而是先被「我們這一群」的憤怒、創傷與身分敘事所塑造。於是，信仰就從一條通向神的道路，墮落為一面劃分敵我的旗幟。

宗教何時成了武器： 信仰與洗腦的分野

在這種背景下，一個重要問題不能迴避：如何區分真正的信仰與被宗教語言包裝的洗腦？這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二者表面上往往極為相似。它們都會談論真理、忠誠、使命、犧牲、順服與敬虔。然而，真正的區別不在於它們用了哪些詞，而在於它們最終把人帶向哪裡。真正的信仰，會使人更靠近神，也更靠近愛與真理。它會使人更謙卑，而不是更狂熱；更能悔改，而不是更自以為義；更能看見自己的盲點，而不是更急著審判他人。

雅各書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三17）。這節經文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實際的屬靈標準：若一種宗教熱情使人越來越暴躁、越來越剛硬、越來越充滿敵意，他就算再會背經文，也值得被深深懷疑。相反，洗腦最典型的特徵，就是讓人失去複雜思考的能力，只剩下群體忠誠與情緒反應。它最怕的是反思，最討厭的是謙卑，最擅長的則是把複雜現實簡化為「我們對、他們錯」的二元敘事。

米洛斯拉夫·沃爾夫（Miroslav Volf）指出，面對「他者」時，人最深的罪之一不是單純的不同，而是把「不同」本身視為威脅，進而走向排斥與驅逐。⁶ 這一洞見極具穿透力。

因為宗教衝突往往不是從「真理討論」開始的，而是從「你不是我們的人」開始的。一旦他者被視為威脅，真理討論便很快被身分防衛所取代；而一旦身分防衛啟動，愛與公義也就容易退場。

聖經對此的警告非常清楚。約翰一書說：「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約壹四20）。耶穌也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太五9）。這並不意味著真理可以被犧牲，也不意味著所有差異都不重要。它所表明的是：若一個人的「真理熱情」已經使他越來越不像基督，那麼他所捍衛的，很可能不是神，而只是自己的偶像。



詹姆斯·史密斯
(James K. A. Smith)

提醒我們，人首先不是單純「會思考的存在」，而是「會愛、會渴望的存在」；人真正被塑造的，不只是觀念，而是愛的方向與敬拜的習慣。⁷ 若一個群體的宗教生活長期以恐懼、敵意、羞辱、仇恨與動員為核心，那麼即

便它在口頭上高舉神，它實際上也正在被另一套「禮儀」塑造——那不是天國的禮儀，而是權力與敵意的禮儀。

屬靈分辨從何來： 聖靈、悔改與自我審判

然而，最困難的問題在於：深陷其中的人，往往並不知道自己已經陷入迷誤。被群體情緒裹挾的人，常常以為自己是在忠於真理；被仇恨綁架的人，常常以為自己是在維護公義；被宗教權威操控的人，甚至可能以為自己是在為神犧牲。這正是屬靈問題最可怕之處：人不僅僅可能犯錯，更可能錯得極其「虔誠」。因此，真正有分辨力的人會意識到，不能單靠人的理性自救。知識很重要，歷史反思很重要，神學訓練也很重要，但若人的心本身仍被驕傲、恐懼與自義捆綁，那麼，他即使知

道很多，也可能只是更會替自己的偏見辯護。

基督教信仰在這一點上其實非常清醒：真正的分辨力，最終來自聖靈的光照。耶穌說，保惠師來了，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十六13）。保羅也說：「屬血氣的人不領會神聖靈的事……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這裡所說的「屬靈分辨」，並不是一種神秘直覺，而是一種在神面前被照亮、被破碎、被更新之後的清醒。它首先要求人承認：我不天然站在真

理那一邊；我也可能把自己的情緒當成神的感動；我也可能把自己的立場當成神的旨意；我也可能在自以為義中，遠離神而不自知。這樣的承認，其實就是悔改的起點。

更重要的是，聖經從來沒有把「審判世界」作為信徒屬靈成熟的第一表現，反而不斷要求人先學會審判自己。彼得說：「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彼前四17）。耶穌也警告門徒：「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太七3）這些話共同指向一個重要原則：真正成熟的信仰，不是更會替自己的群體辯護，而是更願意先讓神審判自己。因為只有當一個人先在神面前被拆毀，他才有可能不再急著用宗教去拆毀別人。

結論

宗教衝突的深層問題，不只是教義差異，也不只是政治利益本身，而是人如何在有限與罪的雙重處境中，錯把自己的理解當作神，錯把自己的立場當作真理，錯把自己的敵意當作公義。當信仰淪為陣營時，人所敬拜的，往往已不是神，而是「被神聖化的自己」。這也是為什麼，真正的屬靈成熟從來不是更激烈地證

明「我們這一派是對的」，而是更深地活出以下三個事實：第一，神永遠大於我的理解；第二，真理永遠高於我的立場；第三，愛永遠比勝負更接近神的心。

若一種信仰最終不能使人更謙卑、更清醒、更有愛、更能悔改，那麼它即使披著最神聖的外衣，也可能早已偏離了神。因此，真正重要的問題從來不只是：「你信什麼？」而是你的信仰，究竟使你更像基督，還是更像一個被恐懼、仇恨與權力操控的人？這個

問題，值得每一個時代的信徒反覆自問。✚

註：

1. Paul Ricoeur, *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Essays in Hermeneutic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20 – 32.
2.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2, ed.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280 – 325.
3. Augustine, *Confessions*, 1.1, trans. Henry Chadwi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
4.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11.8,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0), 108.
5. Reinhold 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2), xi-xiii, 11 – 13.
6. Miroslav Volf, *Exclusion and Embrace: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 Otherness, and Reconcili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29 – 30.
7. James K. A. Smith, *You Are What You Love: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 (Grand Rapids, MI: Brazos Press, 2016), 18 – 25.

作者為神學生。



從此不再孤單： 華語神學共同體的形成

李晏戎

摘要：本文記錄「全球視野下的華語基督教學術與教會」研討會，反思華人基督信仰所涉及的語言、身分與使命。會議不僅促進神學研究、教育與牧養的對話，也展現新一代華語神學學者的興起。一句「從此不再孤單」，道出華語神學同行者彼此連結、共同前行的盼望。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conference “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hip and the Church in Global Perspective” and considers

the questions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mission involved in Chinese-speaking Christianity. The gathering not only fostered dialogue among theological scholarship, education, and pastoral ministry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language theological scholars. The words “No longer alone” capture the hope of those engaged in Chinese-language theology as they find one another, form relationships, and move forward together.

Chinese原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字。它不只是語言，不只是文化，也多少帶著國族、歷史與身分的複雜想像，更遠超過土地的風情或食物的味道。

這是當我開始用中文書寫這場會議的反思

時，才揭露了自己的百感交集。

也許，這正說明了一件事：當我們談論所謂的「華人基督信仰」時，對許多人而言，這不只是研究的對象，更是一種身在

其中的經驗。它牽涉的不只是概念或分類，而是語言、歷史、身分，以及我們各自所承擔的處境。

一場會議，一個共同體

今年4月，我受邀參與由中華基督教高等研究院、劍橋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拜歐拉大學中華神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研討會——全球視野下的華語基督教學術與教會：回顧與展望。

誠如李潔人牧師所言，這場會議的目的並不是要建立一個傳統的學術機構，而是發起一個連接神學研究、教育與牧養的平台。換言之，這場會議不只是學術的聚集，更是一個嘗試：華語神學如何既扎根教會，又參與普世教會的對話？

會議選在香港舉辦，本身就帶著張力。香港既是連接華人世界與普世教會的地方，也承載著許多無需明喻、卻始終在場的處境。這場



聚集尚不完整：本地參與仍有拓展空間，與會者中學者偏多，牧者次之，宣教領域的聲音相對較少。然而，要真正形成多中心的華語神學對話，本非易事。也因此，任何嘗試都顯得珍貴，都值得慶賀。

全場主要以中文進行，少數英文講座則透過Zoom的AI翻譯輔助。這樣的語言安排，使會議重心自然落在華語神學共同體本身：不是先向外解釋自己，而是在自己的語言中彼此辨認、切磋與追問。

我不是神學學者，也不是牧者。這幾年，我更多的是以文字工作者、編輯和觀察者的身分，穿梭在不同華人基督教群體之間：有時在英文世界介紹華人教會，有時在華語對話中學習聆聽；有時坐在學者中間，有時聽著牧者對教會現場的焦慮，偶爾也在宣教動員上有些許參與。正因如此，我關注的不只是會議的學術規模，而是：這些長期在不同處境中研究、牧養、教導、服事的人，究竟是為著什麼同處一室——是語言，文化，身分認同，還是共同的使命與異象？

四天裡，討論橫跨聖經研究、系統神學、教會歷史、哲學、神學與科學對話、跨文化研究與華人基督教思想史。題目從滿文聖經翻譯、倪柝聲思想的跨文化接受、《和合本》的權威與展望，到地方教會文化的代際動態、韋伯的新詮釋、經濟學與神學的相遇，以及神學美學作為公共神學方法論等，範圍廣泛。

若只從學科分類來看，這樣的安排或許顯得分散。但在閉幕座談中，姚西伊教授提供了一個重要角度：這次會議並非一開始就要成為高度專門化的學術會議，而是先把不同地區、學科、世代的人聚在一起，讓彼此看見，讓關係形成，讓可能的合作慢慢浮現。這使會議不只是平台，而更像一個正在形成中的共同體。



世代相遇與新聲音的興起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世代之間自然而真誠的互動。一位來自中國、目前在中東讀書的博士生告訴我，這場會議讓他有「回家」的感覺。他說，比起學術研討，這更像是「團契」。

有趣的是，從不同人的口中，我竟聽見許多類似的話。對年輕學者而言，他們在這裡遇見互相砥礪的同儕、願意提攜他們的前輩。對前輩而言，這群年輕一代正是他們心心念念要保留的火種。

這樣的火種，也具體出現在一篇篇年輕學者的研究中。例如，徐頌贊以美國街頭的耶穌子民運動為切入點，探討倪柝聲神學思想如何被跨文化接受與改編；郭士恩則從箴言中的「智慧頌」出發，追問教會傳統與聖經學術之間的關係。這些題目看似分屬教會歷史、跨文化研究與聖經研究，卻共同顯明：新一代華語神學研究者已不只是承接前人的問題，也正在從自己的處境與訓練中提出新的問題。

幾位前輩也指出，與十多年前相比，越來越多具有中國背景的基督徒學者，正接受嚴謹的神學與學術訓練，開始在國際學術場域中發聲。這不只是人數上的改變，也是身分上的改變。過去談論基督教的學者，未必是基督徒；而今天許多年輕研究者，是從信仰內部出發，思考神學、歷史、教會與世界。

學術與教會之間的轉譯使命

然而，在中國處境中，學者所承受的壓力有時甚至比牧者更隱蔽、更複雜。他們常常夾在學術制度、研究語言、信仰與現實限制之間。有時候，他們要斟酌的，不只是要說什麼，更是不要說什麼。

也因此，一位牧者提出的「轉譯」尤其重要。這裡的轉譯，不只是語言上

的翻譯，而是不同世界之間的移動：學術如何成為教會能夠領受的資源？教會的真實問題，又如何回到神學研究之中？這正是「三合一」異象的核心，也是它的挑戰所在。

在閉幕總結中，徐西面博士坦誠指出，會議雖涵蓋廣泛，仍有一些領域相對缺席，包括宣教、講道（或他所稱的「宣講神學」），以及與東正教傳統的對話。這些提醒不是否定，反而使對話更誠實。若華語神學要在全球視野中成形，它不能只停留在新教內部，也不能只在熟悉的議題裡循環，而需要更深進入大公教會傳統，並勇敢面對尚未充分觸及的領域。

徐博士也提醒，問題不只是「學術與教會」的關係，更是「學者與教會」的關係。換言之，不只是內容能否落地，而是承載這些內容的人是否願意落地。學者不一定都要成為牧者，但若神學研究長期脫離教會的生命、信徒的困惑與群體的需要，學術即使再精緻，也可能難以真正服事教會。

從此不再孤單

在這樣的背景下，會議中一再出現的「家」的感受，就顯得格外重要。當華人教會越來越跨地域、跨文化、跨處境，關於身分、地方與歸屬的問題也變得更加複雜。對許多人

而言，「家」不再只是某個地點，而是在共同呼召、共同問題與共同承擔中被重新理解。

在閉幕座談中，姚教授分享他收到的一則訊息，內容簡單，只一句：「從此不再孤單。」

那一刻，會場安靜得彷彿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聽得見。這句話精準點出了這些天挑動大家的刺點。這場聚會的重點，不只是討論了什麼，更是讓那些原本分散、孤單承擔的問題，終於變得可見；那些長久以來獨自前行的人，原來並不孤單。

閉幕禱告中，有人把這場聚集形容為一幅拼圖。一片片被帶到一起，形成一幅任何人單靠自己都看不見的圖像。這場會議不是結論，也不是答案；還不完整，也仍然脆弱，但正在真實的發展成形中。未來，華人教會若要更深參與普世教會與世界基督教的對話，就不能只滿足於事工的擴張，也不能只追求學術的成就。我們需要更深的神學扎根，更真實的群體相遇，也需要研究、神學教育與教會之間更成熟的彼此服事。讓我們繼續以禱告托住這場運動，很快地與未來相遇！



作者為本刊英文編輯。



落實神兒子的身分：

2026恩福家人退修會

程嫣兒

摘要：2026年恩福家人退修會於南加州舉行，聚焦於「落實神兒子的身分」之主題。透過信息、靈修、見證、分享與禱告，參與者重新思想作神兒女與作門徒的意義。神學生彼此分享近況與掙扎，在代禱與陪伴中得著安慰、鼓勵與力量。

Abstract: The 2026 Blessings Foundation Family Retreat was held in Southern California around the theme “Living Out Our Identity as

Children of God.” Through biblical messages, devotional reflections, testimonies, personal sharing, and prayer, participants reconsidered what it means to live as God’s children and as disciples of Christ. As seminary students shared openly about their circumstances and struggles, they received comfort, encouragement, and strength through mutual prayer and companionship.

2026年6月15至17日，恩福家人退修會於南加州聖塔安那舉行，共有二十多位神學生、畢業生、家屬及董事參加。此次退修會以尚在進修中的神學生為主要對象，盼望更聚焦於這個群體的需要，提供更深入的關懷與陪伴。

開幕時，陳祖幸牧師以本年度主題「落實神兒子的身分」勉勵大家。他指出，許多基督徒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女，卻未能真正活出這個身分。盼望大家藉著退修會重新對焦、對齊，將真理從觀念落實到生命之中。

會長的勉勵

陳宗清牧師分享自己年輕時即走上服事主的道路，曾一度缺乏關懷與支持，因此對年輕工人這方面的需要非常重視，盼望恩福能成為神學生的陪伴者，讓他們知道有人願意關心、扶持與代禱。自1996年設立神學生獎學金以來，恩福已資助64位神學生，聚焦點不只是經濟

支持，更是長久同行的關係。陳牧師強調，恩福最重要的還不是推廣事工，而是讓愛



的實踐滲入生活，成為文化的實質。恩福不特別標榜任何神學傳統，而是尊重不同立場，透過代禱、關懷與分享，與神學生建立持續的連結。

在信息「天父的愛」中，陳牧師從六個面向闡述神兒女的生命：被愛賦能的屬靈生活，從奴僕的心轉向兒子的心，從焦慮的活動主義進入滿足而結實累累，在天父的喜悅中安息、活在神的愛與讚許中，渴慕認識神所喜悅的事。他提醒大家，神看重的不只是服事成果，更是兒女與父親之間親密的生命關係。

陳牧師也提出五個實踐方向：（1）親近天父，建立愛的生命關係；（2）活出聖潔，表明我們屬於神；（3）在艱難中信靠，以軟弱為力量；（4）學習用神的眼光看待其他神僕；（5）熱切盼望耶穌再臨的永恒榮耀。最後，他勉勵大家：屬靈的真理需要一輩子不斷學習，必須持之以恆。停止操練，就會停止長進。

靈修和健康信息

兩個清晨的靈修信息也圍繞主題展開。

第一天，莫非老師以「活在父的同在裡」為題，指出兒女最深的渴望不在於父親所給予的禮物，而在於父親自己。她引用摩西「祢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出三十三15）的禱告，提醒大家真正的應許之地不是流奶與蜜之地，而是神同在之地。她也提到耶穌受洗時，天父先宣告「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之後耶穌才開始公開事奉，顯明身分先於工作，關係先於服事。奴僕擔心失去工價，兒子卻害怕失去父親；真正的信仰核心，是渴慕神自己，而不只是祂所賜的祝福。

第二天清晨，陳愛光牧師以「作門徒的期許」為題，結合路加福音九章57至62節及羅馬書八章14至17節，分享跟隨基督與作神兒子的意義。耶穌所說「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顯明真正的安息在基督裡；「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強調神的國超越死亡，賜人生命；「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則提醒門徒專注前方，不被過去牽絆。信徒領受的是兒子的靈，不再是奴僕的靈。作神兒子意味著



擁有後嗣的身分，與天父建立親密關係，並與基督一同受苦、一同得榮耀。跟隨耶穌既是門徒之路，也是兒子之路；即使面對苦難，仍能帶著盼望向前奔跑。

退修會第三天恰好是陳愛光牧師的生日，恩福家人和他一起切蛋糕慶祝，氣氛歡愉。

郭英調醫師再次從台灣專程前來，為大家帶來健康信息。他鼓勵大家填寫《自我健康評估表》，並提供一對一健康資訊服務，呼籲大家「為主而活久一點」。

「落實神兒子身分」主題操練

在主題操練環節中，陳祖幸牧師與田玲分享參加「天父的心」事工的經歷。田玲見證神如何藉著生命中的失落，引導她更深認識天父的愛，明白自己真正的身分乃是蒙愛的兒女。陳祖幸牧師則分享家庭關係中的醫治與更新，並以一句話總結：「天上有個爹，什麼都不缺；天上有個爸，什麼都不怕。」當人真正經歷天父的愛，就能從孤兒、浪子、雇工和奴僕的心態中得著釋放。

隨後，他請參加者寫一封信給天上的父親或地上的父親，表達感恩、思念、傷痛或盼望。之後，陳宗清牧師、劉良淑師母以及陳愛光牧師逐一為大家禱告祝福，以屬靈長輩的身分陪伴與鼓勵，使許多人深深感受到天父的接

納與愛。

深刻的生命分享

在神學生分享時段，大家坦誠交流家庭、學業和服事上的近況與挑戰。有的分享家庭關係中的成長，也有的談到服事中的掙扎與恩典。世賢提到博士研究所帶來的壓力，指出博士班不只是知識的追求，更深刻影響整個生命。笛子以一句話概括自己的經歷：「He answered by silence（祂以沉默回應）。」雖然未必立刻明白神的帶領，卻能學習在等待中信靠祂。

另有神學生分享因研究方向調整而更換論文題目，過程充滿不確定與挫折，但回顧來時路，體會到神雖關上一扇門，卻同時開啟一扇窗，在意想不到之處預備新的道路。透過彼此分享、代禱與鼓勵，大家在主裡得著安慰、力量與支持。

結語

這次退修會雖然規模不大，卻充滿溫暖與真誠。透過信息、敬拜、分享與禱告，大家在繁忙的課業和服事之餘，心被觸摸，從新得力。期待明年再會！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接封底)

在對話中共同尋求真理

這次研討會由Fuller神學院、Biola大學、創欣神學院聯合主辦；受邀參加的學者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東南亞、歐洲及北美。會中討論的議題涵蓋聖經詮釋學、系統神學、漢語神學、哲學、靈修學等領域，不少內容對我而言既陌生，也充滿挑戰。原本只是抱著旁聽、做筆記的心情參與，卻在會議中收穫許多新的眼界與反思。

會議的設計是一個閉門會議，只有十多位發表學者，加上旁聽者，總共不到二十人。正因如此，每場論文發表後都保有充分的討論時間，幾乎每位與會學者都會提問和回應。與一般大型學術會議相比，少了一些距離感，多了一種共同探索的氛圍。看著來自不同背景、不同專長的學者彼此挑戰、彼此修正，我近距離地感受到：神學並不是一套早已完成、等待人背誦的答案，而是一群共同尋求真理的旅程。

漢語教會神學的共同關懷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某一篇精彩的論文，而是整場會議反覆出現的一個共同問題：「如何建構屬於漢語教會的神學？」多場討論中，都有人提出類似提醒：「這對教會有什麼幫助？」「如何建立具有教會性的神學？」雖然每篇論文的研究方向不同，但背後都帶著同樣的關懷：福音如何真正能進入華人文化之中，而不只是停留在文化之外；神學如何不只是學院中的知識，而且成為教會牧養、信徒成長和信仰實踐的資源。

另一個讓我深受觸動的，是學者們展現出來的謙卑態度。許多人在發表時，都坦然承認自己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而其他學者提出批評時，也是希望幫助彼此把研究做得更完整。有時一句評論，就讓作者重新思考論文的定位與架構；有時一個問題，就開啟

了未來研究的新方向。

這樣的態度，正是服事中值得珍惜的一種品格。無論是寫作、講道、教導，或編輯一本雜誌，我們都不只是表達自己的觀點，更是在過程中不斷聆聽、學習與對話。很多時候，對真理的理解並非來自單一的聲音，而是在群體彼此切磋、彼此建造的過程中，逐漸變得更加豐富而清晰。

有關文字事工的思考

本期為《恩福》雜誌出刊第100期。二十五年來，《恩福》始終盼望成為信仰與文化之間的橋樑。我們關心公共議題，也關心思想文化；介紹學術研究，也分享信仰實踐；關注社會變遷，也關注教會更新。

漫長的二十五年，我參與其中不過三年，所見所知仍然有限，更多是在學習和觀察中，逐步體會這份事工的積累與不易。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內容或有調整與發展，但其初衷如一：真道重建世界觀，信仰在文化落實，文化藉信仰更新。當教會願意在真理中與文化對話時，不僅在回應時代的提問，也在更寬廣的視野中不斷被提醒與拓展，從而使有關信仰的思考在張力與互動中愈發深刻而立體。

會議結束時，我帶著學者贈送的新書回家，滿心感恩。神讓我以編輯的身分走進學術討論的現場；也讓我看見，在各個職分中，都有人默默為華人教會的未來努力。✠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站在學術與教會之間

程媽兒

摘要：作者參加「漢語教會神學研討會」，從學者的交流與對話中，看見神學是共同尋求真理的過程；也因此重新思考文字事工的角色與使命：如何在學術與教會之間，成為持續對話與彼此建造的媒介。

Abstract: Reflecting on her participation in a symposium on Chinese-language ecclesial

theology, the author describes how the exchange and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helped her see theology as a communal process of seeking truth. The experience also led her to reconsider the role and calling of publishing ministry: how it might serve as a bridge for sustained dialogue and mutual edification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the church.

適逢《恩福》雜誌出版第100期，最近，有關文字事工的使命與價值的思考，再次浮現於心中。6月底參加在Biola大學舉行的「漢語教會神學研討會」後，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的體會：無論是神學研究、教會牧養，還是文字事工，其核心都不在於僅僅提供答案，而是陪伴信徒和教會一同尋求真理、回應時代。

(接封底裡)